

許鄭學廬存稿

卷三四

特 260

20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始



許鄭學廬存彙卷三

蕭山王紹蘭

敍

禮堂集義自敍

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趙岐注云集  
 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  
 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紹蘭少孤失學勉聞義方翫歲  
 惕日以及於壯既而游宦閩南簿書鞅掌學既未優而  
 遽出仕故仕又未優而不及學理相因也何能有從內  
 出之義且何能有從外取之義乎逮罷官歸里鍵戶省

言與學原不異  
卷二  
一  
愆始取古今人說禮之書雜陳於前而徧觀焉然其數可陳其義難知每遇一義有會於已意者卽命子曼壽孫慤等錄之積久成帙凡周官六百八十四條分爲十八卷儀禮一千二百十三條分爲十二卷禮記一千有四條分爲十二卷共成四十二卷名之曰禮堂集義謹以

欽定三禮義疏爲宗主凡古今人若周荀卿況漢伏生勝歐陽生和伯夏侯勝長公夏侯建長卿董膠西仲舒孔安國子國戴德延君戴聖次君韋元成少翁蕭望之長倩聞人通漢子方大鴻臚眭生黃門侍郎梁邱臨焦

贛延壽桓寬次公翟方進子威杜欽子夏孔光子夏王舜王莽巨君劉歆子駿杜子春馬宮游卿杜林伯山梁松伯孫賈達景伯鄭眾仲師曹世叔妻大家班昭馬融季長許慎叔重服虔子慎盧植子幹呂叔玉鄭司農康成趙商汜閣陳鑠田瓊何休邵公應邵仲遠蔡邕伯喈劉陶季冶潁容子嚴阮譙士信劉熙成國張髦王肅子雍李巡孟康公休譙周允南姚信射慈孝宗韋昭宏嗣徐整晉杜預元凱劉劭孔才司馬彪紹統摯虞仲洽范甯武子淳于睿鄭昕郭璞景純戴逵安道虞喜仲甯干寶令升賀循彥先劉智子房陳銓宋雷次宗仲倫庾蔚

之齊蔡仲熊祖冲之文遠梁賀瑒德璉崔靈恩皇侃朱

昇彥和許懋昭哲北魏李業興酈道元善長李謐永和

北齊熊安生植之周盧辯景宣隋宇文愷安樂牛宏里

仁劉炫光伯張廸此一人唐以前論侯果李鼎祚周易

代梁氏通典引未詳孔倫通典引未詳崇氏通典引未詳唐陸元朗

德明顏籀師古孔穎達冲遠賈公彥趙匡伯循杜佑君

卿張守節邱光庭宋邢昺叔明孫奭宗古聶崇義劉敞

原父王安石介甫劉彝執中張子載子厚程子頤正叔

陸佃農師陳祥道用之陳暘晉之周謂希聖呂大臨與

叔呂希哲原明彭汝勵器資李觀秦伯葉夢得少蘊慕

容彥逢叔遇胡安國康侯胡銓邦衡應鏞子容程大昌

泰之王昭禹光遠鄭樵漁仲程迥可久林勛朱子熹元

晦呂祖謙伯恭林之奇少穎項安世平甫薛季宣士龍

黃度文叔葉時秀發邵困萬宗王炎晦叔黃幹直卿輔

廣漢卿鄭鏐剛中方慤性夫馬晞孟彥醇劉迎羅泌長

源楊簡敬仲陳汲及之易祓彥祥趙溥蘭江楊復信齋

魏了翁萼父王與之次點李心傳微之李如圭寶之朱

申周翰嚴粲坦叔張慮王十朋龜齡黃震東發元馬端

臨貴與敖繼公君善吳澄幼清熊朋來與可陳澔可大

戴侗仲達彭廉夫彭絲魯叔明羅欽順允昇楊慎用修

魏校子才姚舜枝虞佐徐師曾伯魯季本明德王應電  
昭明郝敬仲輿芮城巖尹蔣信卿實一作王喬桂陳淡  
子淵金瑤德溫何楷元子王志長平仲劉績用熙柯潛  
國朝顧炎武亭林朱軾若瞻李光地晉卿李光坡耜卿  
李光型江永慎修張爾岐稷若汪琬茗文徐乾學原一  
閻若璩百詩秦蕙田樹峯蔡德晉宸錫方觀承宜田徐  
文靖位山萬斯大充宗萬斯同季野方苞體生惠士奇  
仲儒吳紱方來鍾晚勵暇顧景范亦韓胡渭肫明梅鼎  
祚定九梅穀成沈彤冠雲方道希方道章方萬里李鑑  
李鍾僑世得朱鶴齡長孺吳廷萼東壁惠棟定宇姜兆

錫上均盛世佐庸三王夫之而蕙錢大昕曉徵錢坫獻  
之錢唐學淵王鳴盛鳳階戴震東原江聲叔溥盧文弨  
召弓丁希曾劉台拱端臨王念孫懷祖邵晉涵與桐謝  
塘金圃梁玉繩曜北梁履繩處素孫志祖詒穀段玉裁  
若膺金榜輔之孔廣森摛約程瑤田易疇浦鏜聲之孫  
獲孫邃人梁鴻翥祝大昌陳從王翁荃劉捷月三徐念  
祖金赤泉蔣和醉峯凌廷堪次仲席世昌子侃劉中義  
龔纓董文驥倪思寬林喬蔭樾庭汪中容甫姚鼐姬傳  
阮元伯元王引之伯申翁宜泉陳壽祺恭甫汪家禧漢  
郊何治運郊海二百六十人皆明著之曰某人說但自

集其與義雜生之解而不敢襲其密聲取蔽之名然則觀從外取者所說之淺淡即可測從內出者所得之優劣以靳免夫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而已曰禮堂者家塾舊有扁云許鄭學廬故刺取鄭公會注三禮以爲併非設自埒於禮堂寫定也

唐氏蒙求敘

嘉慶庚申九月紹蘭奉檄購生黃銅有吳縣之役同季唐韋几宰焉相見甚歡久乃別手蒙求而告曰盍校鐫諸示幼學乎則諾舟車擊互未讀也他日讀之喟然嘆興古養蒙有少儀有小學備於魯論弟子章後之人罔

聞知習少儀嘗保氏爲小學脩師氏其曷克書德行道藝由小成以造大成是書言知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恤禮樂射御書數羣經叢史諸子百家九流二氏百工商賈艸木鳥獸蟲魚器皿貨財珍異碎事瑣言雜伎小物始而大大矣至纖且悉矣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猶病者夷齊曾閔桺下黔婁郭林宗陳仲弓王彥方猶憾者大小毛及戴馬融何休鄭康成賈逵服虔孔穎達賈公彥陸德明未詁者史遷班固蔡邕應劭劉向歆謝承沈荀悅袁宏習鑿齒未紀者司馬相如揚雄王褒張衡左思郭璞木萼庾信徐陵未賦者爾雅三倉

湧喜凡將急就說文字林聲類玉篇未訓者通典志考初學書鈔類聚英華御覽元龜未編者上下數千季隸首滑其算從橫數萬里章亥窮其步四言句之四聲均之三卷析之萬四千五百二十八字括之備矣古者六季教數方名七季男女不同席食八季出入飲食教讓九季數日十季就傅學書記幼儀肆簡諒十有三季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學禮舞大夏敦行孝弟博學不教三十博學無方六季至三十蓋遲之遲之又久二十五年而後立也今六歲之蒙受是書壹肆穎異者日百名半歲以歲魯人半之歲儼終少儀詳小

學精魯論弟子之職盡矣事半古人功則倍不其禱乎庸庸勞勞宿諾八季不惟不鐫亦不校泉有王生承緯士之甚補注焉訂諸師與其弟校而鐫焉以發蒙蒙亨乎雖然蒙者蒙也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中養不中才養不才養正之謂也教不先率不謹匪相包而相困其能志應也與補注僚婿本郭璞厠膾從孟康穉孩引風俗通髦殘取李善注皆覈實書復章几諾踐已

潛夫論箋敘

潛夫論三十五篇行世本譌奪錯簡勢如散絲范史所載僅五篇又經蔚宗刪改元和姓纂太平御覽路史諸

言集卷之三  
七  
書每有徵引淮別滋多唐宋以來久無善本求是去非  
蓋其難也昔者吾友汪主事因可績學超奇通心而敏  
會萃舊刻網羅佚聞宏覽雅言審定文讀草創於嘉慶  
己巳庚午閒時紹蘭讀禮家居晨夕化我耳剽緒言頗  
詳辛未服闋握手河梁方諄諄以鹽鐵論託其校勘答  
言繡就是書續行屬艸鄭重而別江關閒闊忽忽者七  
八季紹蘭奉職無狀罷官歸而因可墓有宿草鍵戶省  
愆故人長往庭蒿門雀不復聞空谷足音矣一日陳子  
東爲告以因可書久成已爲代謀剗剗因眎之書而屬  
之叙受而讀之竊悲因可豐於學嗇於季又喜其能以

書自延其年東爲愛因可莫能助之年而能行其書以  
延其年皆可貴也它日徧讀之歎其解謬達悃傳信闕  
疑博訪通人致精極覈且能規節信之過而理董之自  
偁曰箋宗鄭申毛之義意在斯乎惟采及芻言是謂狐  
裘羔裘卽如斷訟篇誅率公羊隱五年衛師入盛傳君  
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何休注云分別之者責元率  
當時未舉以相告又如志氏姓篇葉疑是裴尙有風俗  
通裴氏伯益之後見後漢書桓帝紀注亦未引證則紹  
蘭之疏略可知今索居多暇溫尋舊文又得如干條要  
皆淺說調言無裨百一九原不作質正末由故每欲爲



言與學處存彙 卷三 七  
爲驥尾之附而忽輟然中止也紹蘭竊自惟質鈍學荒  
罕問揚雄奇字之亭莫窺蔡邕異書之帳又無西州漆  
簡之授徒諷南閣篆文之遺深慕禮堂寫定之勤殊媿  
任城墨守之陋是以瑟縮經年不能下筆東爲敦迫不  
已重其嗜古籍竺故交迺略書原委附錄鄙說於別紙  
勉副盛心焉嘉慶己卯秋七月王紹蘭序

齊編修球陽紀事詩敘

皇上御極十有三年 德洋 恩普覃及海表日出日  
入之區悉主悉臣罔不懷畏爰舉 冊封琉球典禮以  
太史齊君爲正使給諫費君副之琉球距閩東北三千

里重瀛浩瀚天水無際太史以閏月往以孟冬還其間

諭祭 冊封卻宴金禁繹騷辭餽贐五月禮成七日

來復風伯助順雲將効靈巨魚負舟白燕導艦皆由

天威式凭

神靈昭貺亦以使者忠信之素貫澈波

濤清亮之節昭察上下故能不疾而速有如此也太史  
旣歸休沐珂里披一品衣侍重闈親色笑光榮莫與比  
以王子之役紹蘭與同薦焉因命敘其詩歌紹蘭受而  
讀之自出都以迄歲事卽景抒懷因情見性隔年而憶  
絲綸則身在東溟心依 北闕也望雲而咏含飴則  
顧瞻原隰眷戀庭幃也禮成書事則 德威遐邇遠人

恭順也停雲樓卽事則寮友廣倡同寅協飭也航海八  
詠版圖遼廓中外一統也長風閣五君詠舊懷蓄積今  
昔一致也仁義之人藹如其言忠孝之情油然而發  
灑乎蘇而婉淵穆以清其國風二雅之遺音乎至會致  
中山一札宣

皇仁而恤遠裔勵臣節而感 神明大義凜然聲動  
海外能使頑者廉能使懦者立其事必傳無疑其人其  
札其詩亦必傳無疑也紹蘭一行作吏十五季矣簿書  
鞅掌學殖荒落何能含豪操觚敘太史詩惟以景慕風  
人流連盛事仰惟

聖主柔遠之經俯察外藩嚮化之誼遠徵海若佑順之  
誠近覩儒臣晝錦之盛備聞漢廷四知之盟淡喻廉泉  
一勺之旨忘其禱味綴厥譚言奮筆書之以應太史之  
命云爾

丙子科武闈鄉試錄敘

嘉慶二十一年福建省舉行丙子科鄉試 臣王紹蘭文  
闈監臨事竣准福州將軍 臣札拉芬副都統 臣慶保咨  
送八旗武生前鋒 臣一百二十一名又學政 臣汪潤之  
臺灣道兼理學政 臣廉奇瑜錄送內地臺灣武生共一  
千八百餘名 臣會同閩浙總督 臣汪志伊副都統 臣慶

言身學處在案 卷三  
保恪共將事 臣悉心校射程技得八旗合式者七十七人閱中八人各學武生合式者八百三十二人閱中五十人謹繕試錄恭呈

御覽 臣例得颺言簡端 臣竊聞盛德之治揆文奮武蓋文德者致治之本武備者文德之輔二者相倚爲用班固有言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此歷代武科之設所爲核貔虎糾桓之實以成奔走禦侮之才也我

國家文治光昭兼修武備三季造士鹿鳴與鷹揚同賡所得材畧之彥克奏膚功者比肩林立且自嘉慶十八季癸酉科爲始欽遵

諭旨八旗駐防人等就近得應本省武闈鄉試益仰我皇上培育多方體卹優至舉凡藝勇之資莫不悉備干城之選猗歟盛矣閩省濱海要區折衝捍衛之方尤宜亟講 臣仰蒙

恩命擢任封圻三載以來隨時訓飭標營勤習技藝使之守禦地方巡防島澗以冀仰副

聖主綏靖海疆至意茲逢

大典悉心校閱矢慎矢公務期遴選杰材循名責實且願多士共習乎有勇知方之訓而不愧爲股肱心膂之

英他日爲

國家鞏固金湯長慶治安之福則尤臣區區之心所欣  
幸者爾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等  
處地方提督軍務臣王紹蘭謹序

王氏泰支瓜瓞譜後敘

吾族之譜自族父允達公於乾隆二十季重修迄今七  
十餘載矣憶族兄以除先生無恙時紹蘭嘗與商榷譜  
事先生曰修之甚善然亦甚難吾族世代蕃衍支派施  
延遠者遷居它省近亦輟處各鄉搜訪既難漏奪必矧  
上誣先祖下誤後昆伊戚自貽誰飭其咎是以難也無

已則有易簡之一法徧告各房聽自爲之自高祖以上  
據家譜追溯其本原自高祖以下據目驗審詳其脈絡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譜其庶有豸乎弟請擇於斯二者  
紹蘭無以應而心韙其言今此先生卽世又九季矣紹  
蘭季已七十有五若不下筆儻焉長逝何嗟及矣遂奮  
筆書之爲鹵河王氏泰支瓜瓞譜曰鹵河王氏者以所  
居之地言之也曰泰支者以詳於泰二十七府君一支  
子孫言之也曰瓜瓞譜者以爾雅釋艸瓞其紹瓞毛  
詩大雅縣篇縣縣瓜瓞傳云縣縣不絕兒瓜瓞今本毛  
二字段若膺瓜紹也瓞傳脫此也鄭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

之瓜必小狀似胞故謂之颺疏引舍人云颺名胞小瓜也紹繼謂颺子漢中小瓜曰颺說文瓜部云胞小瓜也颺胞也颺正字胞通行字此譜稱瓜颺義取小瓜縣縣相繼不設同於椒聊葛藟之大蔓也曾祖父及吾父皆葬瓜藤山以除先生銘吾父墓云譬埭有瓜府君疇之惟瓜有颺紹蘭其紹之亦瓜颺爲喻自曾祖父至紹蘭四世單傳如颺胞然今紹蘭有子四曼壽養壽元壽祿壽孫二懋惠曾孫二希范希曾是紹繼先歲之小瓜已合說文上象艸過中枝莖漸大有所之矣又合心象艸木益滋上出達矣又合孳解汲汲生也從子茲聲之兆矣惟願

子又生子孫又生孫颺又生颺胞又生胞縣縣延延如零陵先賢李融之祥瑞甘瓜六子共莖以至七千歲之靈瓜此紹蘭跂子望之者也抑又聞之劉宋時吾縣有郭原平字長泰者種瓜爲業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官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它道往錢唐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楫助之已自引船不假効力若自船已渡後人未及停住須待以此爲常其父世道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仁厚之風行於鄉黨元嘉四季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

言與學處不憂 卷三  
行太祖嘉之敕郡牘表閭門蠲其稅調改所居獨楓里  
爲孝行焉此尤紹蘭溪慕而自媿所願與諸子孫是則  
是儆者也是譜分十八門通爲七卷凡若干字成一家  
言敍曰

天生烝民民有五倫生我者 父成我者

君寵光蓬華榮賁絲綸媿無以報報在子孫敍

誥敕第一

天人交感民俗化成兢業勵志疲玩勛誠文煥唐章詩  
歌虞賡九疇錫福百官箴名敍

宸翰第二

元江浙路總管慶元曰贊臣公卒葬桃源厥子制古遂  
卜居云德和德敷三世傳聞敍存疑第三

萬物本天人本祖尙始定訖惠本原咸究枝苗脈分起  
高祖後服屬以五悼叙則九數典設忘傳信可久敍系  
圖第四

行區次第字敬諱名出身履歷生卒忌明律妻表字呂  
子數生葬所志地女嫁記甥敍系誌第五  
世別親疏服分等次斬衰貌苴齊衰貌泉大功九月厥  
貌若止小功總容袒免則已敍服圖第六

國制品官家各立廟自一進三室堂宏奧神主凭依照

言與處不... 卷三  
穆分醕城隍廟西永思教孝敘廟圖第七

孔子少孤不知父墓問曼甫母葬乃不誤孝子過之起  
敬起慕式屢告虔秋霜春露敘墓圖第八

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血食汶長曾孫所佃保守惟賢盜  
費必謹鑿於若菽餒而永養敘祭田第九

祭器不假禮儀卒度少牢受宜三牲絜具墦祭家祠各  
遵儀注肴嘉酒馨祖考福汝敘祭品第十

室分正副禮制綦嚴聘奔殊誼姓佚則占薳子異適明  
微別嫌愚失鳥儷賢幕廟檐敘適庶第十一

窆石札墓荒遠從刊可徵信者孔林墳壇神道阡表誌

碣例縣幽光潛德傳愛書丹敘墓銘第十二

國有信史家有善人聖義忠和先以知仁孝友任恤閒  
以睦嫻爲子夏杜爲仲弓陳敘家傳第十三

音容邈矣手澤如新詩艸蠹餘四卷清真楷書律箋卅  
卷械份百六九思教誨諱諱敘遺墨第十四

內言不出修齊之本釐爾女士室家之嚮勤訓敬姜仁  
教母雋家人利貞永錫祚允敘母儀第十五

桌主存神金桌繪像見似目瞿惟肖形象愾然聲希優  
然位盲幽讚神明布寫肝蠻敘像設第十六

一人知已歿世不忘晚聞居士夜雨對牀峨峨文正宏

獎密章爰暨汪公姓名遂揚敍感知第十七

周人說經禮堂寫定後漢紀袁粗加攷證詩古文詞覆

甌所贖里埠姑存坵諸家乘敍道古第十八

青山黃葉白雲紅樹圖聯句敍

嘉慶辛未紹蘭服闋入都得青山黃葉白雲紅樹圖一

軸不著畫人名氏絹本立軸以今營造尺度之高五尺  
五寸又半寸廣一尺六寸又八分畫之左偏有緝熙  
殿寶章一右角祕府葫蘆連珠璽一左角雙龍圓璽一其下角子孫  
永寶章一右角祕府葫蘆連珠璽一左角雙龍圓璽一其下角子孫  
一其下角祕府葫蘆連珠璽一左角雙龍圓璽一其下角子孫  
章也政和雙龍二璽北宋徽宗章也緝熙殿寶章南宋理  
宗章也祕府葫蘆二璽北宋徽宗章也緝熙殿寶章南宋理  
四代相印本唐文宗賜邕州武功小蘇許公頌物宋梓  
州銅山蘇子美以其祖易簡亦封許國公故雖與廷碩  
郡望不同每用此印鈐蓋書畫似非頌所用也今定此

畫作於南唐以前流傳宋金內府曾在舜欽家癸丑諸

者也至其態穠意遠氣厚神完諸公品題允矣

同季燕喜東蓐鸞翔西掖咸從捧手各有賞心品三管

而齊揮博壹关以為樂時惟九月微雨新晴作者七人

望古遙集非絲非竹邈然山高水淡或艸或真愛其筆

精墨妙當此之時自謂百季已分可常共相保也曾幾

何時而歲月不居忽焉十九季矣迴憶薄笨北還稅糟

南隸輒自詫曰是役也雖無六卿郊餞不啻七子賦詩

惠孰大焉喜可知已夫三季不見東山猶嘆其遠九歌

與期北渚亦寫其愁鼻之所欣倏為陳迹况也永嘆念

我友生存者風流雲散一別如雨般者車過三步腹痛



勿怨感舊驚心分題在目索居多暇讀書思人謝眺云  
 亡青山空矣邛遲不來黃葉落矣江淹老去白雲杳矣  
 杜牧無聊紅樹涼矣僊乎列子既乘風而東西緬彼高  
 卿宛在山之南北竹林寂寂七賢可懷江水茫茫百端  
 交集偶吟李杜之詩代聯韓孟之句體亦衷諸六義韵  
 不拘於四聲周雅曰載渴載飢我心傷悲今日契闊之  
 思也翟公曰一歎一生乃見交情疇昔久要之志也七  
 人者臨川李公博侍郎題云余昔得米元暉雲山圖  
 絹做墨渝不成完壁此幅為晚馨同季隨身寶軸霜紅  
 煙翠潑眼如新昔人論唐宋大著色畫高米水晶雲山  
 皆是數十百次積索而成故能丹青飛映墨彩晶瑩信  
 非虛語他日風雨興懷夢遊圖畫時時與吾故人相從

於香鑪茗碗閒亦奇緣也嘉慶辛未重德清蔡麟昭鴻  
 九後二日春湖弟李宗瀚識於靜娛室筆意古拙真北  
 臚宋以前物也舊有宋徽宗題額瘦金書唐楊昇真跡  
 五字所想為俗工裁去惜哉晚馨同季攜以示余曰此  
 人之所贈雲山縹緲致足怡情將懸諸齋壁用寄暮雲  
 春樹之思對之如見故人子其嘉慶辛未重九日愛昌  
 此畫兼感其意聊識數語云蒼然鼎看如青山紅樹白  
 黎魏升之前總督題云古蒼然鼎看如青山紅樹白  
 雲居廿季京國頻看畫輪與高人隱  
 跨驢珠珞題墨半羅天辛未似西園雅集緣氏摩挲同  
 撒手正愛長洲吳潤之知府題云古蒼然鼎看如青山紅樹白  
 軒魏元煜山又隔大羅天辛未似西園雅集緣氏摩挲同  
 誰家煙綠樽酒天涯感索居使君心外顏面十季餘  
 又吳會同樽酒天涯感索居使君心外顏面十季餘  
 膏雨應須汝歸雲或待子一鞭讓先著踏雪鄰水甘福  
 跨疲驢辛未九月題應晚馨同季屬吳雲鄰水甘福  
 超前大理題云九月題應晚馨同季屬吳雲鄰水甘福  
 看卻云是前人畫猶幸煙霞癖未深到山林泉

言與思慮不愛  
近兩季朋徒結習半寒酸謝安已為蒼生起畱取東山

作畫看辛未小雪後三日呵凍書應晚馨同季雅屬秩

齋弟甘休陽汪映琴主事  
家賦燒萼燭虛堂伴古琴感他雲樹意嶂影風雨十季心

夜舫先生相聚於吳中陶山官署焚香論畫對倍沈吟

載矣今快觀於都門出所藏畫命題根觸武門外之桐響

詩即乞發正辛未菊秋并識於京城宣武門外所藏青

齊季愚弟歸安葉振湘前巡撫  
汪梅鼎遠洵神品也辛未重九後一日出此卷索同人

態以誌繼絕之思余與晚馨別歷十三寒暑矣涼秋

尾舊雨關懷昔夢今情感我蓼髮為書數語以記歲

木不止為前人名繪結一重翰墨緣也雲溪葉紹楛識於

都門宣道九季四月朔日蕭山王紹蘭敘  
南坊寓道九季四月朔日蕭山王紹蘭敘

集後載於文  
堂上不合生楓樹  
新畫山水障歌  
奉先劉少府  
坐來黃葉落四五

又如雪點青山雲  
秦白涇谿東郡寄鄭少府諤疾風颯

颯昏亭午元圃滄洲莽空闊  
浦發劉郎便欲因之向

溟渤白雲繞筆窗前飛  
山水壁畫歌醉後蒼丁十八

以詩譏余搥元氣淋漓障猶溼青石漠漠松風寒  
碎黃鶴樓元氣淋漓障猶溼青石漠漠松風寒

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元都壇歌寄元逸人下有淥水之波瀾滿堂空翠如

可掃炎少府長相思  
當塗趙已入風磴霾雲端咫尺應

須論萬里戲題王宰畫山宅飲洞中  
翠屏丹厓粲如綺

記得長安還欲笑  
叔刑部侍郎煜及賈舍人至游洞庭

五首翦取吳松半江水詩卷長畱天地間  
宰畫山水圖

歸遊送孔巢父謝病  
赤城霞氣蒼梧煙黃鶴高樓已搥

言與屋不... 卷三

碎白後答丁十八以詩譏余搥碎黃鶴樓醉李白一斗詩

百篇蔡侯靜者意有餘甫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幽

簾清寂在僊居眉如松雪齊四皓白實公衡早秋單贈潘侍

御論錢文章有神交有道魏侯骨聳精爽緊甫薛復蘇端

薛將軍醉歌。三尺童兒重廉藺白從甥高鎮贈殊錫曾為

大司馬正憶往時嚴僕射甫諸將五首之五燕南壯

士吳門豪燕南結上魏六吳當筵意氣凌九霄白燕南壯

憶舊游寄譙浣花谿裏花饒笑謂四川江山故宅空文

藻舍院中晚晴懷西郭茅二不及汪倫送我情采秀行

歌詠芝艸杜秀才五松見寄中丞問俗畫熊頻甫送蜀州

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金粟如來

是後身白馬問白湖州迦葉諸公袞袞登臺省紫極出入

黃金印甫進奉端午歌御惜別行送向數人不知幾甲子

氣清嶽秀有如此與諸公送陳郎歸衡陽。白楊今日

幾人悲老去親知見面稀甫存歿白號二首之一子

猷聞風動窗竹後贈王歷陽日斜枕肘寢已熟甫行狂

四問余何事栖碧山青雲之交不可攀白走山中問蒼

馬況乃疏頑臨事拙當時歷塊誤一蹶甫兩縣投簡成瘦

馬何必長從七貴游蓬萊文章建安骨白門舊居下塗歸石

謝眺樓餞別文采風流今尚存庾信平生最蕭瑟甫丹青

牛郎學字豪 卷三 大

引五首之一丈夫相見且為樂與酣落筆搖五嶽白

行吟江一臥滄江驚歲晚空山無以慰幽獨甫八首之五

將軍不至詩別欲論交一片心白贈寶長史江上鐙前細雨簷

花落時歌醉屏風九疊雲錦張白盧侍御虛舟寄南望青

松架短壑甫熱堆案相仍名公繹思揮彩筆綠煙滅盡青

輝發白圖山水當塗趙少府粉但使殘季飽喫飯應結茅

齋著青壁甫飲贈歌病後過山歌與爾同銷萬古愁白將

獨立縹緲之飛樓甫城最高樓君亦為吾倒卻鸚鵡洲白

南陵冰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甫車行兵何

必要公孫大孃渾脫舞呼取江南女兒歌權謳白書歌艸

南陵冰鳴呼一歌兮歌已哀甫同谷縣七首之一東風

兮東風為我吹行雲使西來白別離久鳴呼二歌兮歌始

放甫同谷縣七首之三閒來坐釣碧谿上路難行鳴呼三

歌兮歌三發甫同谷縣七首之二一夜飛渡鏡湖月白夢游

天姥吟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甫同谷縣四首之四歸來关

把洪厓手白石門舊居歸嗚呼五歌兮歌正長甫中寓居同

首之五紫皇乃賜白兔所擣之藥方白引之二飛龍鳴呼六

歌兮歌思遲甫同谷縣七首之六憶昨東園桃李紅碧枝

白寄遠十嗚呼七歌兮悄終曲甫同谷縣七首之七相

邀其醉杯中綠白後贈王歷陽鐘鼎山林各天性千厓無

午邱墨字集卷三

人萬壑靜甫一清明二首憶昔行連峯去天不盈尺白道難蜀已

覺氣與嵩巒敲甫山歌聞乘鸞飛煙亦不還那知不有蛟

龍蟠白飛龍引之二魯郡堯飛閣捲簾圖畫裏天

下何曾有山水甫口號二首之二存歿星離雨散不終朝白

慎舊游寄謙郡元參軍眼中之人吾老矣甫贈王郎司直短歌行

初夏撰叙既成集句亦就是月幾望適蔡鴻臚有

事叢山見訪蓬戶季已八十有二童顏黃髮耳聰

目明行不須杖不飲酒茹葷而善飯又為此圖篆

額題籤并書楹帖數聯絮絮話舊而別其翌日餘

杭俞七鴻南員外由鄞縣迴權化我亦癸丑同榜

者榜後一別直至於今突如其來驚喜過望雖在

題圖七人數外而同季舊雨之情固無二致殊其

契闊三十七季之久乎自茲以往歿者無望矣其

厪存者空谷足音未知何日蹙然而喜也傾耳俟

之六月中瀚紹蘭記

靈泉鈇代方明府藕堂先生作

蕭山通邑永興舊區值調露之昌季來廣平之上族判

精甲乙每有長材考注下中暫羈短簿枯魚銜索逮樹

靜於卑官鱸鯉供殮羨冰融於巨孝先人式穀心傷顧

復之篇後母職饗躬厲參騫之行瘧勞思飲鸞輦難馮

早嘆爲災川原旣竭漸江西匯遠哉七里之瀾潘水南  
浞遜彼千金之畝六情攸灼五內如惓忽精誠之感天  
遂湊漏之涌地多不盈乎一勺流始涓涓漢漸大于三  
輪鳴殊瀲灑寒憂球鑽之韻爽覺沁脾甘齶鳥鼠之漿  
痾蠲渴肺上帝鑒曹曾之忱下民窺陸政之性稱厥孝  
爲純孝謂其泉曰靈泉柳尉素交無宿金蘭之諾駱丞  
善頌迺鐫石墨之藝來許昭茲先民邈矣冗員見汰古  
解靡存遺碣長淪舊文宛在目無管井誰邀申展之呼  
志有潛波空檢劉昭之注孝思不匱陳迹俱湮茲當作  
疆之齡適屆流觴之序余以散秩攝職是邦訪朱朗之

故居問夏方之遺宅學轡獨楓之里每延佇於世通聽  
歌曬藥之船或流連於仲御叩鄉愆其若渴稽往來而  
未遑俄虐魃之告愆乍昭漢之賦俾平原牽埭瓜濱無  
航伯會成塋芝廬逮火臣心似水難堪轍鮒之求民望  
爲霖敢緩土龍之籲齋壇步禱幾閔雨而履薪官圃勤  
疏驟逢原而汔井光何蔚蔚清絕滔滔首沈終肥前榮  
後灑地不愛寶天亦降膏人以靜謐吏乃暇豫爰考邑  
乘載企曩嶽旣飲水以知原復見賢而思等版輿奉母  
延季奉鄺鞠之椹螭匭設房養志進廉泉之盥寒流雖  
泝詎埋孝子之心枯液重飛用適慈親之口荒苔剝髮

言興學處存真 卷三  
發取貞珉孚缶居眉汲縈修綆洪亭峙北仍沿幽贊之名碧沼涵南不改冥通之號渚陰涌綠徵豔體於江淹磴石瀉紅索新圖於謝客王融記事玉浸陔蘭班固書通醴怡堂艾冀攸堅於嗣哲並受福於前僚倘從勿幕之占廣推錫類雖有挈瓶之智母忘濫觴如彼流泉永爲靈於後鑒通追來孝將亦感於斯文

穀勝大兄七十壽敘

曩自乾隆庚子辛丑之間紹蘭季旣冠矣而不說學當是時族兄穀勝先生成進士歸見其不殖將落館之於家命從子端履出就學兩家隔水而居度以石梁數武

可達今所稱西河第五橋也晨往夕還不知有風雨寒暑講貫之暇搥衣請業兄則教以立身行己之方讀書造文之法懨懨勤勤必靳至於古之學者而後已每下舖出館相遇中庭日云暮矣則偕之外門兩人者又相與踦閭而語博辯紛綸星見未已當其說經鏗鏗聲出金石往往錚絃徹水外比其歸也望屋下鐙光熒然甚至燂飯而食蓋八九年如此以爲常此後或出或處於涂同歸聚散不常升沈靡定迄於今爲道光四季僕指數之勿勿者且四十有五稔端履先于嘉慶甲戌蒙恩選入翰林遵養志之義敘天倫之樂撰杖屨侍色笑

伯氏之壘仲氏之箴怡怡如也兄顧而樂之今茲季秋  
壽且七十矣端履將偕其弟端蒙率諸孫畚耨鞠履奉  
觴上壽且徵言焉洪惟我 國家緝熙純嘏康樂和親  
比戶校季人瑞星聚莫不歌詠昇平潤色卿景矧吾兄  
德爲人師學爲邦光及門著錄之士徧浙西東其閒掇  
科第擢詞垣晉卿貳謁謁濟濟烝烝增增陸尙書履康  
湯侍郎惇甫尤同里中之表著者而紹蘭知兄頗詳雖  
自揣無文不足挖揚積善之慶然義不可以不文辭乃  
言曰嘗聞夫子云仁者壽大戴禮云恭則壽豈不以仁  
者天地之心生生不已故可大可久易簡而理得恭者

禮之用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有本有文莊  
敬而日彊是仁爲道之腴恭爲人之肥聖人因以爲壽  
之大原出于此也兄之學以孝弟爲先睦婣任恤優裕  
布施遇有公事如補助興築利民濟物諸大端當道式  
廬而請則忠與之謀且引以爲己任其待人也履和而  
至謙尊而光有所不可必告以誠無倦容亦無遽色此  
其仁與恭見諸實事者人所共曉無待于言兄喜聚書  
手所校錄十萬餘卷自經史百家逮乎典章故實無所  
不窺無所不知此其本仁主恭之要上接經訓旁驗羣  
儒其學渙博無涯涘非紹蘭之所能言夫顯顯者旣無



言集學處存真 卷三  
待言淵淵者又不能言然則欲言兄之蕃祉老壽之由  
莫若徵之兄所自言兄之言曰論語孝乎惟孝友于兄  
弟施于有政包咸以孝乎惟孝爲句云美大之詞今謂  
漢石經乎作于惟者是也有政卽爲政施孝友于爲政  
所謂孝友之臣處內也是亦爲政言修其孝弟卽是爲  
政似不必以家政國政區別云云此非自道其孝弟爲  
仁之本本立道生者與又言爾雅頤艾育養也頤帑傳  
曰觀頤觀其所養也頤本口車輔之名所以進飲食爲  
養也方言汝潁梁宋之間謂養爲艾南山有臺傳艾養  
也艾又訓長養之所以長之鴻範又用三德亦作艾左

氏昭十二年傳供養三德爲善是以艾爲養也說文育  
養子使從善也引虞書曰教育子養之使善所謂中也  
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也養有三養其口頤之養也養其  
體艾之養也養其德育之養也云云此非自道其元爲  
善長體仁足以長人者與又言爾雅儀善也儀爲善之  
首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於是動作禮義威  
儀之則以定命也所謂繼之者善也云云此非自道其  
勤禮致敬能者養以之福者與孝友施于家三德供養  
于躬而又威儀以定其命禮義以協于中宜其膺 光  
寵享豐融琴瑟靜好內外肅離身康彊而子孫逢也抑

言與學處存身 卷三  
又聞之爾雅壽星角亢也兄說之曰古疇止作疇詩小雅祈父箋引書若疇圻父釋文出疇字可證角爲天田故云疇星周語農祥晨正又曰辰角見而雨畢紹蘭按韋昭以辰角爲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見者朝見東方建成之初寒露節也此不啻自言介壽在九月壽星卽天田於文田疇爲疇疇壽聲同故又爲疇星也論語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兄說之曰列子云七季之後從心之所念從口之所言庚無是非九季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與亦不知彼之是非與般敬順釋文從音縱橫縱放也似與經義相比附紹

蘭按馬融以矩爲法從心所欲無非法者皇侃以爲從猶放也季至七十習與性成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乎法度也此又不啻自言其七十之季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也由是而八十而九十而百季以至永羨引延皆可操仁與恭爲左券而必得焉故以嘗所聞於兄之緒言錄其與仁者壽恭則壽相發明者著于篇以擬康成黃髮兒齒祝慶壽徵之箋云爾抑紹蘭更有請者古人謂莫壽於吉金樂石然金有時以鏤石有時以泐其可以續往古示來茲莫如經典文字兄著述等身於六藝羣書之詁皆通其意而

言與學處不異 卷三  
天地山川艸木鳥獸蟲蟲雜物奇偉制度禮儀無不目  
驗心得具有成書曷不發藏於名山寫定於禮堂職錢  
諸版傳與其人以之壽人而壽世晏子曰仁人之言其  
利溥哉言仁之不可不溥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  
言恭之不可不傳也紹蘭將徧觀而盡識之亦欲綴名  
簡末以與於不朽盛業庶無負曩者踣閱時鏗鏗之語  
不其禱與

曹南畦同年七十壽敘

乾隆丁未修禊之辰朱文正公歲試紹興按臨牌示某  
日考闈屬古學紹蘭與焉年二十有八矣前期一日偕  
同人赴校官注尺籍校官曰是役也當以南畦曹生爲  
巨擘當是時紹蘭固聞其名而未識其人也試之日辰  
而入爲賦一論一古今體詩各一日中陌矣紹蘭艸雲  
門修禊賦方成未之或改也俄有踣於舍者曰南畦交  
卷矣心竊異之俄而又有踣於舍者曰南畦交卷而出  
矣則從稠人中據案窺之遙見一男子衣冠甚偉容顏  
甚粹左挈籃右執籤中道而行不疾不徐若不見東西  
舍之有人望而知爲曠達博聞之士鄰鋪生咸指目之  
曰是南畦也及中門肩鏞嚴莫可與語方且叩觀頰眎  
焉方且躊躇四顧焉方且以籤破楹而歌焉歌聲不可

言與學不真 卷三  
辨縣而揣之意若曰欲勇者賈余餘勇乎紹蘭乃神志  
而目眙氣奪而志沮不能不退三舍避之矣因是知南  
畦學問人材氣燄魄力之遠且大自是以來或意南而  
至於南或意北而至於北地殊時異歲月不居忽忽至  
今道光龍集己丑吾兩人者季皆七十矣客有乞爲南  
畦壽言持其六十自壽詩八首見示受而諷焉首篇末  
韵云傷心最是縣弧日疇昔劬勞逝九泉自注云里中  
季長於余尚有親承色笑者羨而增感紹蘭不禁慨然  
曰南畦之與我同者何其多也居同縣貢同歲生同季  
又同月而紹蘭忝十日之長蓋紹蘭生於河南太康縣

在乾隆庚辰二月十七日先大夫有生子誌喜詩曰應  
知母難日正是汝生時及長而讀之盡然如南畦之念  
劬勞焉故平昔從無生日稱觥之舉今讀南畦之詩知  
其與我有同心壽言之乞明非南畦本志夫以本無爲  
壽之志而客且乞言於從不爲壽之人客之所爲無乃  
左乎然而紹蘭曰無妨也夫壽言之云猶云言其季之  
如千爾言其季之如千豈如世之爲壽者羣賢畢至少  
長咸集如蘭亭修禊雲門修禊云爾哉然則以言壽南  
畦宜莫如紹蘭矣然則以紹蘭之言壽南畦又莫如以  
南畦六十自壽之言言南畦七十之壽矣謹案第一首

言集卷之三  
云修到此生麤識字定知夙世本酖眠自注云余生於  
杭州先慈夢至吳山城隍廟求子神與以酖睡嬰兒覺  
而生余紹蘭曰此南畦爲邊孝先後身之徵也孝先文  
學知名教授數百人曾晝日假臥弟子或謝之孝先應  
時荅曰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  
靜與孔子同意夫南畦之酖眠與孝先之假臥一呼一  
吸其軒歛歎飲之聲電入而雷出里中人或夢中竊聽  
之如出一鼻孔者不能辨其孰邊孰曹也若其腹之便  
便南畦固當不在孝先下我是以有拓邊之說第二首  
云惟有數行知已淚幾曾圖報負平生自注云諸城總

憲竇公任邛觀察舒公大興文正朱公皆以國士相賞  
蹉跎自誤垂老無成增忉怛耳紹蘭曰此南畦爲徐孺  
子後身之徵也孺子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歸  
葬孺子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  
不告姓名夫舒公之知南畦紹蘭不及知朱竇二公之  
外尙有南昌協揆彭公竇爲南畦入學之大宗師此三  
公者當代之黃瓊也飛沈出其指顧榮辱定其一言而  
皆以國士遇南畦竇公嘗手書其試卷云精熟注疏發  
爲英華自與俗豔迥別浙東多材應讓此人出一頭地  
其所以獎成之者至矣哉史稱孺子恭儉義讓所居服

意不言有何著述而南畦之為宗族鄉黨所推重既無愧於孺子其文章卓犖可表見又如此蓋孺子或將斂衽焉我是以有追徐之證第三首云隄沙過雨趨朝早花景移輒得句忙自注云乾隆甲辰 大駕南巡

獻賦 召試攬勝齋玉蘭花下卷先成迎 駕萬松

嶺得偕諸人恭和 御製詩紹蘭曰此南畦為班孟堅

後身之徵也肅宗雅好文章每行巡狩孟堅輒獻賦頌

其南巡頌曰惟漢受命系葉十一帝典協敬和則天經

光六幽通神明聖上運天官之法駕馮列宿而贊元

見藝文類聚三十九太賞賜恩寵甚渥夫孟堅雖能屬

文而遭遇肅宗僅亦中主孰若南畦躬逢 超堯軼舜

之下雁行多士夔拜 皇言此豈孟堅所能仿佛於

萬一者且同時獻賦諸公皆司馬長卿王子淵揚子雲

馬季長一流人而南畦之賦獨先成是其敏捷逸才久

冠非常之士何況紹蘭輩與之麀會蠡城固宜其先我

穎脫而出矣則鼻之心異氣奪志沮者猶淺之乎視南

畦也於孟堅又何讓焉我是以有超班之論第四首云

宦轍徒經一千里舉場連赴十三科自注云余以優貢

改就教職檄署四次嘉慶戊午權青田教諭後移病不

言與是處不真 卷三  
出紹蘭曰此南畦爲甄長文後身之徵也今之校官古  
之博士長文清靜少欲建武中徵拜博士東觀記曰每  
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  
殺羊分肉又欲投鈞長文恥之先自取其最瘦者後召  
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夫分羊義在受胙  
苟愛禮及羊斯可矣長文獨沾沾焉取其最瘦者人皆  
傳爲美談紹蘭竊以爲此特矯情以釣瘦羊博士之名  
且猶未免有羊之見存也而南畦竟移病不出是其胸  
中并無羊也何有於瘦并無取乎瘦羊博士之名也何  
有於羊又邊計夫踏省闈者十有三以與亡羊之臧穀

論筴博之是非平南畦始加於長文一等矣我是以有  
感甄之戲第五首云季餘四十始謀身自笑臨財未認  
真自注云余少承蔭苙不理家務嘉慶庚申先人棄養  
始身任之紹蘭曰此南畦爲崔子真後身之徵也子真  
父瓊卒剝賣田宅起冢立碑資財竭盡以酤釀販鬻爲  
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子真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  
餘及仕宦而愈貧薄夫厚葬致貧此亦賢者之過貨殖  
取足則又不肖者之不及蓋纖嗇筋力治生正道也而  
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秦陽甲州掘冢姦事曲叔以  
起博戲惡業桓發用富行賈賤行樂成以饒販脂辱處

言與世不異 卷三 三  
雖伯千金賣漿小業張氏千萬洒削薄技郅氏鼎食胃  
脯簡微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壹之所  
致司馬子長蓋慨乎其言之矣子真素侷沈靜計乃出  
此今觀南畦雖不善治生然未嘗有酤釀販鬻之事且  
二頃之田足供租稅三遷之屋可娛典墳以況子真不  
已優乎我是以有兒崔之嘲第六首云祭有豚肩循舊  
壟葬難馬鬣卜幽宮自注云先君葬杭州西谿歲時渡  
江展謁攀戀松楸依依不能去先慈葬地屢卜未能定  
也紹蘭曰此南畦爲袁邵公後身之徵也邵公父母歿母  
使訪求善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云得此地當世爲上

公須臾不見邵公異之遂營其所占之地故繫世隆盛  
錄異傳以此爲邵公葬母事夫合窆非古昉自周公魯  
衛之祔或殊離合善乎趙咨之言曰古人時同卽會時  
異則別動靜應禮臨事合宜若邵公卜幽父母同穴蓋  
有天焉非彊而致今南畦之先考久經復土西谿至其  
先妣吉壤必六十後而得卜者或限於地或阻於時蓋  
其慎也三書生抑或告之矣我是以有推袁之嘆第七  
首云早將家事分兒輩未入名山紀客游自注云余生  
計本淺連歲婚嫁不免僱貸以益紹蘭曰此南畦爲向  
子平後身之徵也子平隱居不仕讀易至損益卦嘆曰



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男女  
娶嫁既畢較斷家事勿相關遂與北海禽慶俱游五嶽  
名山夫男女居室生人大倫山水方滋智仁同樂此蓋  
南畦與子平無異致惟家事勿關無併貸之象似子平  
較勝一籌史獨未言其壽幾何嘗讀鄭康成誠子益恩  
書曰入此歲來已七十矣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吾告  
爾以老歸爾以事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吾所憤憤者亾  
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蠹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  
與其人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  
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據

康成此言家今多昔似亦較勝南畦而南畦雙親墳壟  
俱成二子克家無忝羣書寫定可傳皆康成所有志未  
逮者則必合向鄭二人始足儼南畦一人固非子平所  
堪獨當也南畦誠人傑也哉我是以有娶向之謔第八  
首云升沈我已全忘矣巧拙天猶欲試之是詩無注紹  
蘭曰此南畦爲法高卿後身之徵也高卿性恬靜不交  
人間事扶風太守欲以功曹相屈高卿曰以明府見待  
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  
南矣同郡田羽薦之前後四徵遂潑自隱絕友人郭正  
侗之曰法高卿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

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夫升沈已忘非謂不交人  
事淡自隱絕也巧拙欲試其猶吏以功曹薦而四徵也  
至於逃名避名皆沮溺荷蕢之流飛遯鳴高後人藉以  
爲純盜虛聲之助有心者不取也南畦燕喜人倫並不  
在北山之山南山之南其韃迹可委蛇而得也其品詣  
孰攀躋而及也不逃名不避名而名自追隨也眇彼高  
卿瞠乎後矣我是以有勝法之評以上八者皆南畦六  
十時所自言紹蘭爲之援古證今非敢鄉壁虛造獻諛  
南畦也迄於今讀書者又十季養氣者又十季其晚而  
聞道當必與季俱長更有進於耳順時夫豈白首紛如

之人所能窺測其奧窔乎客姑持是言以壽南畦其可  
乎客曰然則子僂壽言猶云言其季之如干亦有徵歟  
紹蘭曰說在絳縣老人之言甲子也左氏曰二月癸未  
絳縣人或季長矣有與疑季使之季曰臣小人也不知  
紀季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  
季於今三之一也杜注云所僂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夫  
季長者壽也四百有四十五甲子非以甲子自記其季  
之如干乎於是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於承匡  
之歲也七十三季矣孔疏云文十一季至此季爲七十

一季正月甲子朔爲夏之正月是其季三月也襄三十  
季之二月癸未是夏之十二月計七十三季猶尚季未

言與學風不異 卷三  
終也 是非以老人始生之歲之事以證其季之如干乎於  
是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是非  
以古文之新說老人之季如干日數乎然亥之二首人  
盡知之其云六身豈能解者徧檢古鐘鼎文亥文下體  
或四畫或五畫惟商鐘銘吉日丁亥之亥作新正合二  
首六身古之造文者本有移置之法右旁之一橫之為  
一置於中一之下即為上矣左旁之二豎其上畫作一  
置於一上亦為上矣左旁之一伸其入作一置於一上  
亦為上矣總其六身則為以合其二首則立豎其二首  
則為川下而置於以之左旁則為毗於是士文伯見而

數之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孔疏云假作全  
三季以全日三百六十五日乘之已得三萬六千六百  
四除七十三日又得四分日之二萬六千六百  
六旬合當十二分日之一今除去三日四分日之一  
是少四日所以不與常歷同者蓋杜預為長歷約準春秋  
日月之內於常歷與常歷同者蓋杜預為長歷約準春秋  
三季之內於常歷與常歷同者蓋杜預為長歷約準春秋  
日者支二十一日非常歷是二箇月而劉炫云所以少三  
辛酉朔二季閏八月由得癸未來月庚寅朔計至朔長  
長歷去季閏八月由得癸未來月庚寅朔計至朔長  
三季也自文閏八月由得癸未來月庚寅朔計至朔長  
盡共二千八百三十五日宣元季起至十八季十二月  
盡共六千五百八十六日襄元季起至十八季十二月  
未止共一萬七千六百四十四日通而老人之季之日之數瞭  
共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而老人之季之日之數瞭

如指掌矣夫絳縣老人猶南畦也師曠史趙士文伯皆客也此非言其季之如干為壽言之明微乎今自乾隆庚辰二月二十七日至道光己丑二月二十七日覈實計之南畦之於老人惟七十季四百有二十甲子二萬五千一百有九旬自乾隆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壬寅迄六十季正月三十日丁未計一萬三千八百六十六日自嘉慶元年正月十一日戊申迄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壬子計九千一百二十五日又自道光元年正月十一日癸丑迄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辛卯計二千九百七十九日通共二萬五千一百九十九日計四百二十甲子為微異焉爾客乃歛然而笑曰若子之言南畦可壽矣子獨不為何也應之曰人壽雖同而性各異南畦豁達之士介而能通海若之量也請學柳下惠

紹蘭拘虛之徒執而不化井鼃之見也請學魯男子

謝母范太孺人壽敘

乾隆歲在甲寅孟冬之月紹蘭筮仕建安得見雷門先生于前鄧公幕中始見如故交雷門具經濟才與謀事侃侃而談無媿阿習氣大服之遂獻紆焉自是宰建陽遷閩縣守泉州每遇險阻困阨無不力為排解十餘季中幸免隕越實雷門匡救之力也仲弟鹿門季弟吾門皆因雷門與之交皆慷慨有氣節固已知閩內之教其來有自嘉慶丁卯二月為厥母范孺人七旬之慶雷門告歸舞綵為壽將行屬紹蘭一言以祝純嘏自惟不文久

言樂居廬在裏 卷三  
三  
執掌於簿書愧無以應命雷門固迫之因以向所聞於  
雷門昆季者勉爲之以飾幃焉孺人爲愧屋公副室十  
六于歸依其嫡曾孺人婉婉聽從甚得歡心是時雷門  
之祖母曾太孺人垂白失明愧屋公性至孝飲食起居  
親率嫡媵以爲養孺人尤先意承志曾孺人以冢婦持  
家務喜孺人善事曾太孺人也嘗謂之曰爾能代吾職  
盡孝道吾當拜爾曾太孺人顧之而樂以爲家道之亨  
造端於此矣迨愧屋公晚得末疾行走須扶持孺人跬  
步不離及疾亟躬湯藥不解帶者幾一季所無祿孺人  
欲以身殉雷門覺而抱持之亟曾孺人泣勸曰長甫成

童幼僅三月爾殉我安得獨存誰與撫諸孤者乃大慟  
久之而止當是時家無恒產嫡老矣諸雛弱小孺人獨  
任厥勞事女紅以供朝夕不給則恒自枵腹不使曾孺  
人知其事曾孺人也如母俛曰娘曾孺人待之亦如女  
亦呼曰兒三十季如一日家常操作曾孺人以孺人孱  
弱不勝勞孺人以嫡老不宜勞恒爭先趨事親鄰族黨  
咸欽慕焉曾孺人或有疾孺人侍湯藥如事愧屋公命  
之寢必再三始勉就榻聞轉側聲卽起視甚至滌器親  
嘗有士大夫所難能者曾孺人去世已二十季遇忌辰  
必捧主泣拜遇喜慶事率子婦再拜敬告于主猶歛獻

泣下曰娘蔭庇惜娘不及見也雷門之季母早逝遺一女託曾孺人曾孺人撫之如己出孺人亦推愛無二視長適周氏每歸省依依膝下見者不知爲季出也雷門之叔父客於閩而叔母卒其子班門冠而未婚孺人爲經理娶婦久之始析爨焉族子有季老而無依者收之於家飲食居處與諸子同其天性純孝慈愛皆此類也孺人當困窮時冬夜禦寒止一舊絮適曾孺人之弟有急需卽舉付質庫以應自臥敝氈泊如也人問之曰娘待我厚舅家有急何靳此賤絮爲至今舅家子姓見孺人如見曾孺人焉孺人季已七十矣猶躬自紡績以訓

孫婦女輩俾不忘勞勩或勸以少休應之曰不見夫鐵之爲器乎用則鋒刃銛利不用則鏃且鈍人之精力亦猶是耳若飽食不勞心力吾滋懼焉每食止蔬菜曰有飽飯喫較枵腹時已是上等人被幃服御至補綴不堪猶不肖易雷門甲子歸覲率衆家人跪請更之孺人曰吾固不忘冬夜臥氈時也思深哉其勤而不匱儉而中禮迺如此乎居恒訓子嚴雷門幼時稍不謹折筭笞之無姑息曾孺人或爲解則涕泣曰此子不幸失怙若不責歸正道恐流蕩靡所止耳吾門最鍾愛然少時督課未嘗稍予以暇及長微聞過失亦嚴責不稍寬今雷門

言與學原不異  
兄弟皆卓然成立出而佐人政事當道皆擁篲恐後而  
吾門之叔兄義門以績學爲博士弟子員說經鏗鏗有  
聲庠序則其庭幃之訓以母教兼父教者有明徵已夫  
仁孝至性也勤儉懿行也義方善教也自古賢人君子  
讀書談道則古稱先求其兼有是德非資稟美而學問  
醇亦未易臻此而孺人身備焉宜其太和之氣積于閨  
門豫順之徵見諸壽考由是而八九十以至期頤其子  
孫必有高大門閭以爲邦家光者旣醉之詩曰釐爾女  
士從以孫子洪範之書曰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非孺  
人孰能介繁祉而膺多福乎雷門行矣紹蘭羈于官守  
不護登堂拜母敬獻一觴又不文無可爲擊悅榮而惟  
以熟聞賢昆季之言顯徵諸詩書所載以爲厥母慶以  
自抒其十餘年交道之誠云爾

顧室方夫人壽敘

夫人父母家出自周大夫方叔之後歸於江東顧氏其  
始至也逮事舅姑晨昏定省下氣怡聲出入扶持饋食  
恒餽禮無違者二人相慶得順婦焉人稱其孝其相夫  
子也饁冀缺之耨戴接輿之紆閨門之中肅肅雖雖昧  
且雞鳴琴瑟靜好夫子以爲得妻道焉人稱其能敬且  
和其待妯娌也身爲長婦友于介婦雖有勤勞不敢解

言與昌居不憂  
卷三  
美  
倦亦不敢掉磬無媿乎植長熟祝之義焉人稱其睦其奉祭祀賓客也顧氏爲越中鉅族每行吉嘉二禮燕喜合食以指計之無慮數千主婦視饋爨凡俎肉敦飯豆有菹鉶有芼籩有麇蕡棗栗之屬又有獻酒有酢酒有酬酒或薦醢醢或薦燔炙加脾函爲嘉穀中饋之事夫人主之飲食者莫不告旨告飽而事竣焉人稱其幹其歎宗戚鄉鄰也歲時伏臘富者相遺以食物貧者特周以齋財不以美沒禮不以菲廢禮豐儉從宜厚薄惟稱焉人稱其當其馭臧獲婢子也有憐職之愛無嬰盈之怒是以鞭不懸蒲笞罕折夔梱以內無小無大式歌且

舞焉人稱其慈夫孝德之基也敬德之與也和德之積也睦德之順也幹德之貞也當德之時也慈德之愛也夫人立德之基載德之興充德之積行德之順堅德之貞因德之時均德之愛總此七德以施家政宜其荷天庥享大季子孫繩繩室家溱溱而食美報哉旣醉之詩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鄭箋以女士爲女而有士行者其夫人之謂歟令子三人長名文煒績學能文食餼久矣行將擢巍科列鼎甲光大門閭無疑也孫八人爲延名師擇益友歌誦之聲不絕於耳勃谿之狀不形於目皆謹厚樸實守家法曾孫二尙在襁緥夫人置膝含



言與學處不彙 卷三  
美  
飴喜可知已其仲子文煌紹蘭女夫也故能詳述所聞而書其犖犖大者如此

許鄭學廬存彙卷三終

許鄭學廬存彙卷四

蕭山王紹蘭

跋

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南郡銅虎符背銘半文七字曰與南郡守爲虎符腹銘全文四字曰南郡左二按漢書文帝紀二季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十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此云南郡左二卽文紀所傳與郡守爲符者也又新莽銅虎符背銘半文十一字不可識者二字曰新與武亭汨汨連率爲虎符

腹銘全文四字摩滅者二字曰武亭口口紹蘭藏一銅  
虎符背銘半文十一字正同欵識所載腹銘全文五字  
曰武亭部左一無摩滅按莽傳及地理志莽改郡國無  
武亭之稱破莽改地名二字從水旁之見於志者二一  
為汝南郡莽曰汝汾一為涿郡莽曰淡澤以水經澗水  
注證之此水旁二字當是汝汾酈注云皇陂逕胡泉城  
北故潁陰縣之狐宗鄉也又東合胡城陂水入澗水逕  
東西武亭間潁陰屬潁川郡潁陰近汝南與涿郡遠故  
知是汝汾而非淡澤也其曰武亭汧汧連率者謂武亭  
所部之汧汧連率也其曰武亭部者謂武亭所部之連

率也莽傳曰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

如太守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

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傳有曹部  
監杜普庸

郡曰近郡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部主五郡故部監

二十五人蓋莽時連率主兵故傳稱翼平連率連況發

民四五萬人授以庫兵赤糜不設入界莽讓況未賜虎

符而擅發兵知莽制連率虎符與漢制郡守虎符其實

同也莽物不足重以其形製與漢無異於當時地理官

制亦可資破證故詳說之又按地理志北海郡壽光莽  
曰翼平亭以莽改郡縣之例

破之壽光縣既改爲翼平亭自必改北海郡爲翼平故  
有連率傳又有夙夜連率韓博據志東萊郡不夜莽曰  
夙夜今傳連率則是不夜夙夜下脫  
亭字東萊郡下脫莽曰夙夜四字

### 黃忠端公評點書傳會選跋

右書傳會選六卷黃忠端公所評點也堯典篇以親九  
族評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似拙今按五經異義  
曰九族今戴禮今尙書夏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親  
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尙書說九族者上從高  
祖下至元孫凡九皆爲同姓許慎謹案禮總麻三月以  
上服恩之所及也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也九  
族不得但施於同姓是叔重用今文說鄭駁之曰元之

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  
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  
今三族未有不憶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  
當有異姓異姓之服皆總麻總麻服不禁嫁女娶婦是  
爲異姓不在族中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  
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是康  
成用古文說公謂古文似拙蓋與許同與鄭異宵中星  
虛評云宵陽氣消也今按爾雅釋言宵夜也舍人云宵  
陽氣消也公說本此足見其無不根之言平在朔易評  
云三時力役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

言與身不異  
三  
故別秩而獨言在今按爾雅釋詁在察也經言平在明與平秩異文公云別秩言在此足爲讀書得閒之法舜典以齊七政評云七者各自異政故爲七政得失繇政故併政今按鄭注云七政謂春夏冬秋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七政也人道盡而萬事順成公說與鄭畧同而云得失繇政其義更渙切著明此足爲施政者之儆戒輯五瑞評云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舜新付之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今按史記輯作揖馬訓爲斂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爲瑞信江氏叔澣曰羣后卽四岳羣牧堯命斂其瑞旣乃擇月日使舜見之而還反其瑞焉江義本馬說而公云與之正新君之始尤足以發明經義羣后四朝評云四方諸侯各自朝會於方岳之下故曰四朝今按鄭注云巡狩之季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閒四季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公說與鄭同而蔡傳不言四方諸侯朝於方岳非古義也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評謂益稷篇撻以記之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摠扑則扑亦官刑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屬扑於教今按周官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是鞭之施於官刑者射禮司馬摠扑是扑之施於官刑者學記曰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盧侍中引扑作教刑

爲證則教刑有扑無鞭公此說亦發前人所未發予擊石拊石評謂大擊爲擊小擊爲拊今按鄭注云磬有大小夔語舜曰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周官太師職曰令奏擊拊鄭司農云樂或當擊或當拊後鄭以磬大小分擊拊先鄭則渾言之不明言擊拊爲何義皆不若公說之明顯益稷篇以出納五言評謂漢書律秣志稱五聲播於五常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是五言爲出納五德之言今按江氏說此句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易緯通卦驗鄭注凡黃鐘六律之聲五音之動與神靈之氣通人君聽之可以察己之得失而知羣臣

賢否江亦以五常釋五言而引緯書釋經且五常與五行相通又無明證公引漢志五聲播五常角仁商義徵禮羽智宮信以五言爲五德之言於經義正協較江說爲長湯誓篇朕不食言評謂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今按爾雅釋詁食僞也邵氏與桐正義云古者僞爲二字通用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左氏僖二十八季傳背惠食言成十六季傳瀆齊盟而食話言又云臨事而食言襄二十七季傳食言者不病哀二十五季傳是食言多矣紹蘭謂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二句文義相貫唯肥見其食言唯食言乃見其

言集學不彙 卷四 五  
肥邵引上句不引下句則哀公語意不顯公全引之而郭重之肥武伯之惡哀公之不滿於三家其情狀畢見亦較邵氏爲長盤庚篇乃正厥位評謂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位也今按攷工記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此建國一定之法盤庚既遷自應匠人營國則位卽辨方正位之位蔡傳但言君臣上下之位其義未該公說爲長君爽篇弗弔天降喪于殷評謂自後世言殷之喪周之福也而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爲心不幸遇喪亂而任此責豈所樂哉緯書乃云武王克紂前歌後舞謬矣今按公此說直探古

聖人奉天伐罪救民而無利天下之心於弗弔二字見之發經義之精蘊非注疏家所及其淡斤緯書更足一掃漢人陋習秦誓篇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評謂魏武老驥歌伏櫪感慨同此一霸氣覺彼橫此尙厚今按秦穆唯臨死以三良殉葬君子知其不復東征至晉文定霸全賴穆公納之則重耳輔周之勳實由助晉之力阿瞞賣履分香惓惓於銅雀臺伎身死之後猶以疑冢逞其奸猾何能仿佛穆公故云彼橫此厚也通讀全書不但一圈一點必敬必恭無豪髮苟且足徵定靜功淡而於孔氏書序蔡氏攷定武成既無評論亦無圈點蓋一

以爲僞作一以爲不足憑此又公之讀書特具卓識者矣道光五季歲在乙酉涂月蕭山後學王紹蘭恭跋

劉忠介公手批新序說苑跋

新序十卷說苑二十卷劉忠介公手批本也新序楚共王一條批云吾輩與人處當時時繹此蓋以莞蘇與處不安不見不思而有得申侯伯與處樂之不見戚戚而無得此卽益三損三之意故示人以當紬繹此義楚莊王條批云如此選言言之可棄者鮮閱者當折衷之蓋以申公巫臣自爲謀則過爲先君謀則忠此卽不以人廢言之意故欲讀者折衷於此齊有婦人極醜無雙條

批云須眉儀衍故行妾婦之道白頭醜女忽掉辯士之舌世事相反何不一而足此蓋爲當時閹黨顧魏崔田諸人說法故慨乎其言之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條云孫卿曰將率者末事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人之法批云管之末事乃今之本事以下所陳不足以當王者之兵君人之事豈鎔簡抑更生所見止此當取荀子一證之今按君人之法下云管者秦魏爲與國云云據宋本管者提行別爲一事非孫卿之言又按荀子議兵篇將率末事也下云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執其下文凡數百言大旨謂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

者其國亂總其要歸在於隆禮由義齊之技擊不可以  
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  
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  
武之仁義此是用兵之本事故謂將率爲末事更生以  
王者之事君人之法二語括之詳其文觀語似未了其  
下當有關文故公疑之欲取證於荀子今據議兵篇證  
其大畧如此說苑秦穆公條批云君進賢臣讓能古義  
照人厯厯如見蓋以穆公得百里奚公孫支以上卿相  
讓亦以見明季之君不能進賢而周宐與溫烏程互相  
傾軋國是日非竟至亡滅孔子曰德不孤條批云忠孝  
之心報德之極致蓋謂禍亂之原由不報恩生此卽公  
自道其致命遂志之微旨也宐子賤爲單父宰條批云  
迎距望許皆才人敏人而夫子特以爲矻蓋爲許之失  
守距之蔽塞當時東林賢者固多不肖者亦復不少皆  
迎而距望而許之流弊公始爲此輩痛下鍼砭歟白圭  
之中山條批云白圭所云五盡是善視國脈之言蓋言  
盡名盡親盡財盡功盡有此五者必亡此五盡切中明  
季之病公雖有善培國脈之心而無其權是以蒿目時  
艱發爲此說幾於一字一淚矣孔子爲魯司寇齊人王  
滿生見周公二條批云敘指武而終之以正卯管蔡若



曰刑罰當則征伐可已凡軍旅之事必自國有失刑始  
 此公於兵刑觀其會通千古卓識班孟堅敘甲兵於刑  
 法志其明證也孔子見季康子條云古之魯俗塗之閭  
 里羅門之羅收門之漁批云三語須攷今按下云夫塗  
 里之閭富家為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  
 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少又按新序卷  
 一畝漁分有親者得多卷五罔罟分有親者取多畝即  
 羅門之羅漁即收門之漁荀子儒效篇言仲尼居於闕  
 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不即罔之省文楊有親者取  
 多孝弟化之也新序說本此此條下二句語意亦同惟

塗里之閭未見所出且彼是仲尼實事此云孔子善之  
 明更生別有依據故公云三語須攷也此二書批用藍  
 筆其用朱墨批點者乃後人所為讀者當分別觀之道  
 光五季十二月蕭山後學王紹蘭恭跋

祁忠惠公救荒全書跋

王道無近功救荒無善策梁惠王以移民移粟為盡心  
 於荒政孟子進之以王道豈不以救於未荒之先不必  
 救而自救救於已荒之後雖力救如不救歟至言狗彘  
 食人食而不知檢檢之言斂此即積儲之說也塗有餓  
 殍而不知發發之言撥此即振糶之說也未荒已荒孟

子以檢發兩言括之簡而盡矣祁忠惠公救荒全書凡八章每章又分細目纖悉具備條例精詳如舉綱章之古畫今言治本章之編甲耑官預計裁冗厚儲章之內儲外儲官積民積當機章之救水救旱捕蝗禁遏擇人勸富應變章之借撥就食禁搶興工廣恤章之免賦蠲逋停徵寬租釐蠹省差宏濟章之官糶民糶里賑族賑給米散錢藥局病坊善後章之告成會計推賞旌功核其大指實與孟子相發明此公之坐而言者也攷公弟熊佳謨公行實有云公嘗爲福建興化府理刑時米缺價踊飢民遑遑卽嚴閉糶之禁按囤積又嚴強糶之法

衛國戶米價旣平貧富咸利其後條上民間大苦十四條及帶徵豫徵之害較鄭俠流民圖更爲詳盡又云乙亥得請歸養凡施濟事知無不爲一賑刻饑再賑全越饑力爲擔荷感物以誠富家大族聞風樂施所全活不可計所行和糶法分糶法設粥廠法給米法無不盡善其詳載庚辰救荒諸議嘗念饑荒徧海內救之者或有心無術反擾民因輯古今救荒爲一書又云自庚辰告歉至辛巳正月雪十日不止人情洶洶搶奪羣起公不避嫌怨兩邑城鄉各分五區分任文學百餘人自春徂夏其法一仿庚辰救荒而加詳此公之起而行者也以

言集卷四 卷四  
所行證所言然後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固非託諸  
空言可比也試取全書而紬繹之凡所論匡救之法皆  
近人情切物理可以經久可以行遠藹然仁者之言策  
之善者莫大於是豈曰小補云乎近功云乎人第知公  
忠誠經濟炳霄壤不知其盡心民瘼爲法天下可傳後  
世有如此我 朝定勝國殉節諸臣謚法於公改敏曰  
惠 一字之褒塙乎不易而讀是編者尤不禁顧名思  
義同聲而贊曰惠哉惠哉蔡子聖涯寶藏此書久矣道  
光壬辰其嘉嗣以平奉以來屬紹蘭跋其後於是乎書

秦刻石縮本跋

乾隆五十二季故太傅大學士朱文正公視學浙江歲  
試紹興府九學諸生古學以秦刻石命題拔紹蘭通郡  
第一彼時以始皇不行仁義而徒馳騫海上采藥求仙  
其從臣立石頌功惠皆無足取第就金石之學而論先  
秦遺蹟二千餘季以來摩滅于山巖榛莽瀛壖潮汐之  
中又未嘗不因會稽一石遠緬夫繹山碣石之累泰山  
東觀琅邪諸刻欲削鬚其落蔓而不可得一行作吏事  
亦竟廢嘉慶十九季十一月紹蘭 陛見南旋遇錢子  
泳於高郵偶論金石文字及於秦刻錢子曰繹山之文  
史記不載宋端拱初徐鼎臣得而摹之淳化四季鄭文

寶刻於長安國子學泰山則僅存二世文四行廿九字

今燬惟拓本傳紹蘭案泰山石刻二世文二十季前九字乾

安縣常熟蔣伯生因培於岱頂玉女池水中得殘石二

出尚存斯臣去疾味夙臣請矣臣十字仍將原石嵌諸

碧霞廟壁二十四季紹蘭入都道經齊河伯生贈以十

字拓本且出小石一片見示上有召字作為硯屏秦石

也紹蘭曰此二世文詔字之半然

則泰山刻石尚存十字又半字矣

琅邪臺在今山東諸

城縣亦惟二世文十二行隱隱可辨

阮芸臺中丞山左

石刻秦始皇頌詞及從臣姓名久剝去今所存者二世

從官名及詔書十三行八十六字其首行五夫二季

五夫二楊繆皆二世所刻從官名史記所言二季

春東行郡縣李斯從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

從者名是也或指為始皇刻石凡七所惟鄒嶧山頌辭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始刻石刻石凡七所惟鄒嶧山頌辭

未載泰山之景東觀碣石門會稽五石皆刻頌辭不

從臣姓名以此推之琅邪臺石刻自維廿六季至各

其字皆韻語是頌辭自維秦王兼有天下至五大夫楊

繆從與議於海上曰云云乃更端之詞則楊繆以上諸

臣雖從始皇至琅邪等五石同例史記又言二世東行

郡縣李斯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姓名以

章先帝成功盛惠焉是始刻石石本無從臣姓名故二

寶刻於長安國子學泰山則僅存二世文四行廿九字

今燬惟拓本傳紹蘭案泰山石刻二世文二十季前九字乾

安縣常熟蔣伯生因培於岱頂玉女池水中得殘石二

出尚存斯臣去疾味夙臣請矣臣十字仍將原石嵌諸

碧霞廟壁二十四季紹蘭入都道經齊河伯生贈以十

字拓本且出小石一片見示上有召字作為硯屏秦石

也紹蘭曰此二世文詔字之半然

則泰山刻石尚存十字又半字矣

琅邪臺在今山東諸

城縣亦惟二世文十二行隱隱可辨

阮芸臺中丞山左

石刻秦始皇頌詞及從臣姓名久剝去今所存者二世

從官名及詔書十三行八十六字其首行五夫二季

五夫二楊繆皆二世所刻從官名史記所言二季

春東行郡縣李斯從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

從者名是也或指為始皇刻石凡七所惟鄒嶧山頌辭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始刻石刻石凡七所惟鄒嶧山頌辭

未載泰山之景東觀碣石門會稽五石皆刻頌辭不

從臣姓名以此推之琅邪臺石刻自維廿六季至各

其字皆韻語是頌辭自維秦王兼有天下至五大夫楊

繆從與議於海上曰云云乃更端之詞則楊繆以上諸

臣雖從始皇至琅邪等五石同例史記又言二世東行

郡縣李斯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姓名以

章先帝成功盛惠焉是始刻石石本無從臣姓名故二

宋時猶在元至正中紹興路官申屠駟重摹於越庠之

碣石向無傳本今得有鼎臣墨蹟可摹至於會稽之刻

志所載之文數之後文合又云十三行八十六字今就

刻從官名此語亦未分當云皆二所刻始皇從官

不然也又云首行五夫二姓以楊繆以上諸臣

志乃云今所存者始皇從官名是以楊繆以上諸臣

著大威臣從者名是始皇從官名是以楊繆以上諸臣

下威臣從者名是始皇從官名是以楊繆以上諸臣

世時於石旁著楊繆以上諸臣從官名是以楊繆以上諸臣

章先帝成功盛惠焉是始刻石石本無從臣姓名故二

郡縣李斯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姓名以

不刻於石當與泰山等五石同例史記又言二世東行

臣雖從始皇至琅邪等五石同例史記又言二世東行

其字皆韻語是頌辭自維秦王兼有天下至五大夫楊

繆從與議於海上曰云云乃更端之詞則楊繆以上諸

臣雖從始皇至琅邪等五石同例史記又言二世東行

郡縣李斯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姓名以

不刻於石當與泰山等五石同例史記又言二世東行

臣雖從始皇至琅邪等五石同例史記又言二世東行

其字皆韻語是頌辭自維秦王兼有天下至五大夫楊

繆從與議於海上曰云云乃更端之詞則楊繆以上諸

臣雖從始皇至琅邪等五石同例史記又言二世東行

郡縣李斯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姓名以

不刻於石當與泰山等五石同例史記又言二世東行

臣雖從始皇至琅邪等五石同例史記又言二世東行

其字皆韻語是頌辭自維秦王兼有天下至五大夫楊

繆從與議於海上曰云云乃更端之詞則楊繆以上諸

臣雖從始皇至琅邪等五石同例史記又言二世東行

郡縣李斯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姓名以

稽古閣惟東觀之梁兩刻失傳久矣無可據依今欲斲而小之試摹其五而闕其二可乎紹蘭曰諾請遂刻焉俾參于周石鼓漢石經之間以存丞相斯篆法於什一而每懷文正公三十季前知遇之感輒不禁撫碑而墮淚也二十一季春三月蕭山王紹蘭跋

晚聞居士遺集跋

晚聞居士遺集凡文九卷詩一卷族兄以除先生謨兄幼以敬敏聞言壇而行表經明而史通其號晚聞何蓋取莊子漁父篇晚聞大道欲幾於聖人貴真不拘於俗以自傲也兄具經濟才爲名進士出其緒餘堪宣力

國家定人民其偁居士何蓋慕玉藻康成注居士道甄處士不欲自耀其潛惠也兄聚書十萬卷通甄三十季易詩書禮公羊春秋爾雅孟子皆有成書發爲詩古文辭奮筆數千言少選立就其文若詩遺集觀存此數何蓋同司馬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卽空居此十卷者皆其二子端履端蒙罔羅放失而愁遺者也紹蘭嘗問文與詩之道於兄矣兄告紹蘭曰欲爲文文言曰修辭立其誠論語曰辭達而已矣欲爲詩詩大序曰吟詠性情亦不外乎誠與達無它謬巧也紹蘭退而淡思雖未能心知其意亦頗犇然有當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

言集卷之四 卷四  
兄言如此其始淡於文若詩者哉嘗試爲之方其精通而論於彼也若歟之有志躍躍然欲發而支屈之輒自咎曰是吾誠之未立也及其操筆而宣諸口也若兩手之據地格格然欲吐而吞灘之又自咎曰是吾辭之未達也歎夫情與性乎於是輟不爲者有季所矣今兄遺集已寫定二子奉以來且乞言紹蘭受而讀之乃爽然自失曰有是哉是其立誠達辭而道性情者歟曩之躍躍欲發而支屈者自兄言之奚歎其宛之無已應也曩之格格欲吐而吞灘者自兄言之奚歎其出而哇之也誠也達也性情也兄言豈欺我哉雖然以未能心知此

道之人將使言淡於此道之詣是猶輒涂之未入門之人疆令數堂上采腐榕檟檉與兩楹之小大短長及室中宦宦與屋扇之廣且淡其曠也必矣無已請以兄所常言者言兄之詩若文可乎兄之言曰言者心之表也文者言之精也易大傳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人心不窮則爲文之道不變其變者體也其不變者義也理也心之所同然者也不明義理不可以爲文不根於性而以辭徇人則其所謂義理者反身不誠不誠則無物而言無以行遠而傳之久又曰善學者審端從事其立之也有本其輒之也有物其達之也有敘其習之也

言身學原不與 卷四  
有恆夫義理與性誠也窮變通久達也極之以不根於  
性反身不誠又總之以立本執物達敍習恆何兄之善  
言誠與達與性情若是乎兄又言曰文章者惠行之見  
耑惠行之至經天緯地宰制萬物而其原本乎性性之  
體有定而文之體無定則人之心爲之也六經之文盡  
心知性者也諸子之文因其性之所近漢唐宋元諸大  
家之文極其心之所至文不同所以爲文之道無不同  
夫性有定誠也文無定人心爲之達也何兄之善言文  
章與性道相表裏一則曰盡心知性再則曰因其性之  
所近三則曰極其心之所至而歸之於道無不同舉上

下數千季經緯天地之文道惠博聞之文勤學好問之  
文大則橐宙合細亦密退藏若是乎兄又言曰人之情  
順則言喜逆則言怒失則言哀得則言樂聖賢與我同  
也人之性仁者言寬義者言厲禮者言莊智者言辯信  
者言誠聖賢與我同也有我之性情而後有我之言有  
聖賢之性情而後有聖賢之言能以聖賢之性情爲我  
之性情而後能以我之言爲聖賢之言夫性情者誠也  
言喜言怒言哀言樂言仁言義言禮言智言信言者達  
其誠也何兄之善言未發之中發皆中節之辭旣以我  
之性情與言與聖賢之性情與言於有諡其同又以聖

賢之性情與我之性情我之言與聖賢之言於能徵其  
合從心橫口下學上達若是乎然則臯也兄舉文言論  
語詩大敍告紹蘭爲文若詩之道信乎其不欺我哉操  
是說也以讀全編洋洋乎一誠之充周四達而不諄發  
乎性情止乎禮義無二道也其又奚言焉道光八季涂  
月朔日族弟紹蘭謹跋距兄聽琴考終蓋駟之過隙越  
三季矣悲夫

劉文清公遺墨跋

乾隆壬子順天鄉試文清公爲主考癸丑會試爲總裁  
同考官 石亭吳先生以紹蘭卷薦諸公猶豫未決

公批云自是佳士遂得連出公門下榜下分發知縣赴  
部掣籤時 公官吏部尚書實主其事於藤花聽事視  
履歷云我與生大有緣且勉以盡職愛民情辭懇摯迄  
今忽忽三十餘季矣而公宰木已拱對茲遺墨不禁黯  
然益增哲人其萎之感焉

朱文正公四札跋

朱文正公手札四通紹蘭爲福建閩縣知縣及泉州府  
知府時所賜也第一札在嘉慶元年丙辰冬紹蘭初調  
閩縣札未署嘉平廿三日攷公季譜是季因廣東巡撫  
署總督任內緝捕洋匪事仍補安徽巡撫故札有蒙寬



政仍撫舊疆之語譜又偁鳳陽等六州縣水災奏赴臨淮盱眙五河泗州靈璧宿州督賑札云到此卽赴鳳泗一帶查賑卽其事也第二札二季丁巳所發未署嘉平望時紹蘭仍在閩縣攷譜公是季補授兵部尙書調吏部暫畱安徽兼攝巡撫往潁鳳督放口糧順道巡查邊界又赴合肥定遠等處督賑故札云碌碌未得稅駕盡職以竣也札中張孟詞名騰蛟汀州府人博學能文癸丑同季之翹楚不幸短命膺後旋卒官崇福州府人乾隆己亥科公所取中第六名舉人公丁卯鄉試名亦第六唐人謂之傳衣鉢且其人安貧好學有原思遺風故公屢及之後舉孝廉方正第三札亦於閩縣奉到未署長至次日則嘉慶三季戊午十一月十六日所作季譜偁公是季七月杪赴江省監臨因睢州隄工漫水下游蒙亳被災由金陵兼程回皖卽赴蒙亳查明分別輕重奏請撫卹十一月十八日復赴各屬查放正賑故札云亳蒙被水再往出巡蓋作札在出巡前二日也札中光最先生蕭山黃閣河人於公爲族叔人甚老成以游幕卒於閩縣官廨歸葬故園錫卣者竹君先生冢嗣公之猶子時爲福建鹽大使爲人樸實不失醇謹家風札末偁期者公詩集是季有哭錫彤姪二首蓋以此也第四

札十一季丙寅紹蘭在泉州府奉到者公時季七十有六札末署盤陀老人乃公晚季自號案四明舊志東海中補陀伽山有盤石平廣可立百餘人下瞰大海正扶桑日出之地燭龍將駕天光煥發五色爛然頃焉一輪涌出其大有不可名者范石湖詩云倦拂盤陀蒼石坐歸心聊與石俱頑公甲子季十二月訂作五老會詩敘亦偁盤陀居士其詩有云盤陀亦老人默默守黃庭乙丑正月作五老會再賦結句云何當脫敝屣一笑歸盤陀皆其證也又署八月初八日破譜是季八月十六日公詣西山二老莊呂邨省墓計發是札纔八日字畫蒼

古如觀秦漢舊碑公前於乾隆庚辰爲福建糧道辛巳兼攝福州府癸未升按察使署布政使己亥爲鄉試正考官庚子又爲學政癸卯任滿善政善教深入士民心隨及紹蘭乙卯入閩距公爲糧道時已三十餘季距公督學任滿時亦已十餘季閩之士民謳思公者如公之始至與始去故札云閩人必以我爲桐鄉也公卽於是季十二月四日歸道山先二日猶作芻獻詩二首手書艸橐絕筆也距作此札僅四閱月耳札中徐司馬憲文山東滕縣人公庚戌所取士到閩署永春州事政蹟可觀云伏念紹蘭自乾隆丙午冬以觀風卷始受公知嗣

是歲科兩試省中彙考選拔正副諸生每月三課拔萃入都亦每月三課凡課試必耳提面命至再至三不啻館師之訓童子光風霽月從未見遽色疾言及紹蘭筮仕後遠違函丈數千里外猶諄諄然以手書告曉之孰一則曰先之勞之不無稍益窮黎此邦本也欲鍵外者先固內愛民爲急救民爲急再則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方見真讀書本領三則曰此心不可不時提省四則曰多一善人則民多益於存心去利好善愛民之悃不止三致意焉先是嘉慶四季桐城汪稼門先生撫閩時以紹蘭名夾片保舉欽奉

硃批此人朕知其名原係好員又奉

上諭王紹蘭原係好員朕已早知其名現經在京大臣保奏人員業有三四人將王紹蘭之名在朕前密保者欽此因是始知公已薦剡先登得邀

恩旨十餘季閒忝任封疆重寄是紹蘭由學而仕莫非公所獎成造就此昌黎所謂感恩又且知己者而紹蘭賦性禱昧卒至問學無成供職無狀負

聖恩而辱師門靦顏疚心惟痛自刻責而已季來敷門思過回憶庚戌以選拔待試東粵奉几杖者幾四月公卽受 命撫皖紹蘭報罷歸辛亥之冬由安徽赴順天

言集學履存夢 卷四  
鄉試謁公節署受教將及三旬是時公之及門如黃洙  
張若采賀雲錦輩皆侍側公詩集中一題云客各有懷  
無以應之謂此也迨庚申叨薦入都公時論道黃屏康  
疆無恙趨侍顏色兩月有餘詎意東閣拜辭遂成永訣  
哀哉迄於今公之音容不可得而聞不可得而見矣惟  
時時三復公之詩文及此四札如見性情焉如聆警欬  
焉如蔭手植檜而自媿不能手植楷焉泰山梁木之悲  
已詳於蘇嶺詩秦刻石繙本諸跋中今跋此札重感舊  
懷并書前二跋於後裝潢成冊以示子孫俾世世不忘  
云爾時道光五季歲在旃蒙作噩涂月王紹蘭謹跋

蘇嶺詩跋

朱文正公蘇嶺詩

乾隆己亥典試福建過蘇嶺寺

江郎一面赭蘇嶺萬竿青雲路初緣磴淙聲已建  
瓴山僧諳舊雨使者閱流星壁上吹壘句登臨記

此經

壁有竹君家兄庚寅奉使過此一聯

庚子視學經過壘前韻

螺髻裊煙黑松釵插嶂青石濡防滑砌珠細未瑋  
瓴舊約懷聽雨 新恩暫聚星重來試嶺路桑

下早三經

將與家兄交代子庚辰甲申已亥庚子往來五經此矣

癸卯使旋再疊前韻

雪積千岡玉煙開一抹青小坡名坵嶺新硯溜穿

飯字蹟驚分雁參辰竟隔星先兄竹君庚寅冬雷聯真跡也見之黯然

無生誰解結三復首楞經

坵江西譚蘭楹光祥詩

春茗浮甌碧煙螺入坐青修篁藏古寺殘雪滴

高瓴壁上唵新什天邊望使星勞勞塵境裏清

况幾人經蘇嶺小憩見南厓師題句即次元韻瓶城居士

寺憶重游路山青眼倍明僧閒迎客熟地僻試

茶清薄霧疏林合微風翠竹輕鸞皇流韻遠壁間

有朱南厓先生詩百鳥媿無聲甲辰春月重過蘇嶺作蘭楹

朱文正公為本朝第一流人紹蘭平生第一知己也

嘉慶甲戌九月以蒙恩撫閩請覲道經江山之

蘇嶺憇于蕭寺見公題壁詩三首已殘缺過半此詩二

十季前紹蘭初宦游閩曾讀一過是時公持節兩粵迨

庚申被薦北行又過讀之公時以宮傳居台輔黃髮

康疆歸然無恙辛未紹蘭奉命重陳閩臬公則已歸

道山黃昏到寺不得以火來照感慟而去今且宰木拱

矣迴念公視學浙江時紹蘭風雪渡江面試古今體詩

宏獎既殷拔萃尤異乃忽忽三十季而音容邈不可覩

習之同卿相繼卽世鯉庭亦室其無人惟冢孫涂今以  
觀察需次吳門夫甘棠微樹也而歌者思皮峴碑片石  
也而讀者墮淚况以紹蘭受知之淡而親見公三世之  
盛衰且於荒涼寂寞空山破寺之中見公所爲詩屢過  
屢讀風景又屢不同卽其詩之遺墨復爲塵封蟲蝕日  
就剝落賣茶啜粥之僧罕有知愛護臧弄之者而紹蘭  
孑然此身年已五十有五聰明不及前時道惠負于初  
心欲求公如曩時之勸學道古而不可得撫今感舊不  
自知其涕泗之何從矣詩缺處僧或隨時補之字雖不  
類句賴以存自注亦卒可識有楹帖云雲石江將疑字

浙風篁嶺若誤顏蘇公之哲兄竹君先生所手書語奧  
筆適雖在塵土中若有精氣光怪不可摩滅者三詩皆  
及之友愛之篤觀者油然興感兄弟以督學交代使院  
亦盛事也因攜至武林付諸裝潢親爲補寫完好合詩  
與楹語真蹟韞諸一匱別摹副墨于版歸途并畀寺僧  
且語之曰此法寶也永鎮山門玉帶無異蘇畱蘭亭莫  
教蕭賺若遇關風微雨亟須暴以秋陽毋使山中脈望  
飽食神僊字也敬用原韻系以三詩其詩曰古寺如窰  
黑禪燈似豆青舊題塵滿紙老淚兩傾瓴石悟三生電  
人懷二使星叢殘數行字恍讀壁中經詩名嗤李赤歌

響謝秦青篁瀨頽掀嶺松濤屋瀉飯卅季坐筆露三度  
宿屏星老至醫無藥楞巖幾卷經弟子頭新白吾師眼  
舊青短材椽取笛險韻水翻瓴闕補初三月匡沈第六  
星公字石君號南厓行六學者稱山僧勤寶護莫作換  
爲石君先生亦稱朱六先生賊經和詩本不足取自攄鄉往之誠云爾壁閒又有同  
季譚蘭楸二詩一自作一用公韻譚亦吾師之弟子也  
自作云鸞皇流韻遠百鳥媿無聲其所以尊師者亦云  
至矣亟存之足徵吾友淵源之有自也舟車輦互風雨  
宋廖思得善畫人繪爲空山古寺殘詩感舊圖裝成小  
冊以乞在位通人處逸大儒之鴻筆麗藻者其屬和焉

道光四季涂月門人王紹蘭謹跋

空山古寺殘詩感舊圖成再和朱文正公蘇嶺詩

原韻三首並索諸公同和跋

嘉慶焉逢奄茂無射月元紹蘭馬首北瞻憇彼慕蘇之  
嶺 太傅龍文南轡蝨於蘭若之牆縮版重摹卷書載  
跋思繪空山古寺殘詩感舊之圖博訪通人大儒老師  
知新之士迭和元音萃成祕笈曹弗興秣陵畫屏難逢  
妙手揚子雲甘泉賦時誰吐繡腸集染十五季蹉跎六  
九歲紹蘭今季菱積之夢杼軸於懷者久矣今也庚子  
六十有九之日五經拜陳戊子之秋六瀆告備此蔡茂才以平之

負求而張處士應蹶所朽罷也

畫家於人物必九朽一罷謂先以土筆撲取形

似數次修改故曰九朽繼以淡墨一描而成故曰一罷見畫繼

乍展新圖恍游初地緣

坡天斜篁嶺風也太古無人山靜空也香積入雲寺古

紅也支提處幽曲徑通也兜羅摩詰輟塵容也香光莊

嚴梵志從也蕩阿拂壁碧紗籠也開元八分騎曹工也

蔡騎曹事見杜詩李潮入分小篆歌金萼八明南本宗也

張南本事見爰付裝潢思颯春也迺襲錦囊長吉縫也漆書一卷常握

不離西州胸也蜀素甘季將屬善題東園蹤也 太傅

三章其猶龍也盧郎八米其為杠也紹蘭自謂笙磬同音以

雅以南望諸公也鏗鏗鏗鏗東序鏞也鬱鬱蔥蔥冬嶺

松也巖巖從從泰粵峯也浩浩洶洶海瀛蓬也大正三

十一小正七十四羣公揜之兌之戈而和之弓也芙蓉

三十六鴛鴦七十二小子珍之夏之璜而商之珙也筒

之封之崇之供之埃它季下飲黃泉可告 先師於地

下賴今日中橫碧落其摘麗藻於天中也自慙五字重

和三篇其一曰壁面九季白山腰萬笏青僧繇標土察

僧繇謂應躔蘇嶺有寺無浮屠觀圖忽見之方悟人間事自有蹊無自無蹊有有無無本如鏡花水月益驚

昨夢椽簷襯陶瓴椽簷以平自號脈望曾三食太傅三詩皆長

恩又一星紹蘭自嘉慶丁丑罷官歸思過觀書殘詩藏

古寺空谷幾人經其二曰鹵山松豕碧太傅墓在順天宛平縣之西山



二老莊呂邨公於嘉慶丙寅歸道山丁卯卜南嶠竹林

葬至道光戊子計二十三季冢上之木拱矣甲戌自都還閩

青儂境瞻霞嶺蘇嶺距儂寒宵聽雪飯過此大雪初霽

壯懷銷日日入此歲來才力心思一日不及一日管子

之慨然粵髮惜星星夫子遠行久從誰問六經其三日

無雙紆紫紫凡百佩青青其識子朱子何妨飯和飯淮南

精神訓扣益拊 鹵林濡瑞露東壁酌文星風月三千首

春秋十二經春秋以况太傅詩莊子天道篇孔子鄙人

之言若燭火之熒熒也庶幾在位通人處逸大儒若鐘

之有莛也禮堂老師鴻都新士若鼓之有桴也咸明以

諭有所受焉若燭龍之照幽冥也杜工部李翰林芝干

載杜喜晴詩千松萬尋李樂府幽淵泉梁伯鸞五噫吟

井大春五經沈朗比玉盧士瑛臥以游宗茂溪或詩投

錦瑟或記贈匏琴直將書以萬本何止享之千金豈不

實獲我心哉道光八季歲在著雖困散涂月既望門人

王紹蘭謹再跋

憶乾隆丙午 文正公督學浙江觀風各學手批

紹蘭卷云軒豁清新沈博絕麗表賦尤佳喜其字

裏行閒都無俗氣非餽釘者比蕭山有此人乎吾

亟欲先見之何不一來請復弁櫟學官促赴使院

面試遂乘風雪鹵渡時十二月十九日也次日封

卷四

篆後詣院請試出二題擬昌黎峒嶺山尖神禹碑  
不拘韻賦得識曲聽其真得真字五言八韻屬橐  
未定 公頻遣人取入閱看完卷後呈覽手批云  
可與道古更當讀書以期遠到也勉之又詳問所  
用故實出處並詢家世及居家光景又剴切訓以  
立品讀書然後退丁未歲試紹興府屬古學及正  
場及覆試皆取第一戊申科試亦如之己酉值拔  
貢之期是科每學正備共取三人仍以紹蘭居首  
遂得與貢成均四十餘季舊事如夢如昨 哲人  
不作去日苦多不自知悲從中來百端交集也又

嘗讀 公詩集有漫與一絕云瓦礫爭投且漫譌  
晚馨學不媿三車素心直得傾城顧便腹真堪賦  
海葵自注云蕭山王紹蘭博學雄於文予己酉拔  
貢也 公之獎借後進噓枯吹生皆此類安得不  
令人坐老流涕乎戊子除夕前一日紹蘭謹識

趙觀察戒訟箴言跋

建寧府屬縣七建安建陽紹蘭嘗知其事知二以推五  
訟區也訟不繁有險而健者故謂之訟區矣嘉慶五季  
春紹蘭奉檄將有事於府屬之崇安時觀察雍北趙公  
攝府事既道經建陽庾郵亭與諸父老相慰勞問所疾

苦皆嘖嘖公之賢問何賢曰公愛人其聽訟果而達無  
畱獄無冤民民不克訟矣則應之曰善及之崇安舍於  
郭外暇從田閒遊遇田者漁者芻蕘者與之言問如建  
陽聞亦如建陽則又應之曰善竣事歸謁公公飲食之  
教誨之手是編示之卒讀則如建陽崇安所聞問者則  
又亟應之曰善之善既退而思聽訟縣令責也使無訟  
尤縣令責也縣令能富之可無訟縣令能教之可無訟  
訟而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亦可無訟故乃心逸  
乃身縱乃爪牙是誨之訟不從又從而毆之也將何戒  
焉紹蘭縣令也願與諸縣令誦公之言各內自訟清以  
立本慎以察幾勤以絕流險者使平健者使順治烝烝  
不格姦民歌舞之矣則公之飲食我教誨我不啻醉酒  
而飽德也曷爲乎責官責縣令訟大象曰君子以作事  
謀始縣令訟之始也居訟之始謀之不臧是以訟府訟  
道訟司訟院以至於成且長且終而爲訟區也是以不  
責民責官不責府以上官責縣令庶與箴言有起助乎

九思圖恭跋

嗚呼此吾 父通議大夫綸宣府君中季繪像也謹敬  
拜瞻容顏風度與 不孝 八九歲親承 色笑時彷彿惟  
肖迨季至十五吾 父遽見背厥後展卷輒復歎歎敬

求熟識諸公題詠諸公贊述吾 父生平未審是圖之  
寓意卽 不孝 臧去數十季旣不知畫於何地何時亦不  
曉取於何名何義直至嘉慶丁丑 不孝 罷官歸鍵戶思  
愆下帷溫故恐斯圖之蝕於蟬也啟櫝諦觀欣忭無恙  
因反復審視忽見遠汀蘆葦閒鷺絲分列或七爲羣或  
二爲友俛仰無猜意甚整暇乃憬然悟曰此九思圖也  
今而後始知吾 父之立志淡而用心遠矣謹案論語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皇侃義疏云言君子宐思之事其  
條有九也視思明若目視萬事不得孟浪惟思分明也  
聽思聰若耳聽萬理不得落漠惟思聰了也色思溫和若

顏色平常不得嚴切惟思溫和也貌思恭若容貌接物  
不得違逆惟思遜恭也言思忠若有所言語不得虛僞  
惟思盡於忠信也事思敬凡行萬事不得傲慢惟思於  
敬也疑思問心有所疑不得輒自斷決當思諮問於有  
識者也忿思難彼有違理之事來觸於我我必忿怒於  
彼雖然不得乘此忿心以報於彼當思於忽有急難日  
也見得思義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見已應有  
所得當思其義取也九思之旨如此吾 父潛惠弗耀  
遠猷已宏雲繪左圖日置右坐顏子之克己也曾子之  
省吾也子思之慎獨也始將守此九者近思遠思進思

退思懼思恕思繹思輒思深長思以為終身受益之助哉今即就吾 父河南入幕之實事以證夫子魯論坐

教之微言凡得諸門人蔡生東甫親炙者五得諸不孝

目擊者四謹臚敘於此焉上蔡民張四婦腹刃創洞漠

讞矣吾 父在汝寧閱其牘謂知府曰婦腹刃創洞漠

非自戕也詰之得先受夫刃而後就縊狀乃抵罪此事聞之

東甫見族兄以除先生所誤墓誌夫閱牘視牘也即知非自戕明也非

思何以如是之明足徵九思中受益於視者類是矣洛

陽蔡婦張夜被殺失賣布錢六百四十吾 父心疑其

鄰令偵焉由四羣之妻屢窺垣索其牀獲錢如數果四

羣殺婪攫之者此事亦聞諸東甫見墓誌夫偵者揆聽也索牀果獲

錢如數聰也非思何能如是之聰足徵九思中受益於

聽者類是矣不孝六七歲時隨吾 父於洛陽願生者

吾 父門人也嘗有過吾 父正色責之願生頓首謝

久之吾 父色轉和乃命起復諄諄告誡而罷此事不孝得之

目觀詳見蠹餘小草跋夫正色厲色也色轉和溫也非思何能轉

厲而為溫足徵九思中受益於色者類是矣吾 父閱

簿領終日危坐無惰容與客周旋彬彬有禮不孝在側

或跛倚輒誨之曰正爾容當時不知何等語也唯唯而

已此事不孝目觀而親受命者夫周旋者貌也有禮者恭也非思何

能動容而禮恭足徵九思中受益於貌者類是矣吾

父與人書皆手自為有故使人必題紙尾曰屬有公事

令某代非設慢也誠至類如此此事聞諸東甫見墓誌夫書者言

也人代必告忠也非思何能即心而得忠足徵九思中

受益於言者類是矣吾 父游河南久佐治縣劇折獄

當此事亦聞諸東甫見墓誌夫折獄者事也當者克敬其事也非思

何能報當以章敬足徵九思中受益於事者類是矣民

有備竊主藏銀百兩法應流吾 父曰銀藏內室備何

由知令籟實則造謀者婢傭未減人俾明恕此事亦聞諸東甫見墓誌夫謂傭何由知疑也令籟實問也非思何能有疑以

待問足徵九思中受益於疑者類是矣吾 父在洛陽

嘗命不孝諷千家詩一日天已曛黃有吏抱文書入白

事良久出衷中金置案上其言不可辨吾 父勃然怒

擲金於地鏗然有聲吏覈釀以頭觸地吾 父曰我語

官爾身家不保吾不忍以一胥戕汝身家叱吏抱贖拾

金出此事不孝所目觀見墓誌詳見蠹餘小艸跋夫怒而大訶忿也身家不

保難也非思何能懲忿以紓難足徵九思中受益於忿

者類是矣洛陽壯哉縣館脩豐腆適有疑獄吾 父屬

藁成縣令毛公意不合吾 父與往復辨論則堅執如

前既去吾 父曰吾不可以居此矣立辭館毛公衣冠

詣館謝吾 父固辭毛公蹠以請且邀同事其來畱案

遂定此事不孝所目覩夫館美脩豐見得也不合固辭

義也非思何能輕得以重義足徵九思中受益於見得

者類是矣則此九思者夫固可即小以見大因一以推

十足以識吾 父一生志意之所在也不孝紉繹至此

不禁舉然高望曰思深哉非甚盛惠其孰能思之思之

慎思之仰而思之日夜思之以至於思無疆思無期思

無斃思無邪與聖言若合符契如是乎然則此圖也擴

而充之即咎繇之九惠也引而伸之亦游吉之九言也

豈僅如摩詰水田黃州春艸王禹偁詩幽鶯靜翹流連

光景賞翫春鉏云爾哉不孝披覽泣目撫卷銘心不忍

觀不忍不觀如見儼然如聞愾然瞿瞿然疏通之證明

之肅肅然三緘之十襲之敬闢 前光傳示後昆焉道

光八季十有一月既望不孝紹蘭盥手啜泣謹書

先大夫蠹餘小草恭跋

嗚呼此蠹餘小艸四卷凡古今體詩一百二十二篇吾

父通議大夫綸宣府君所作也卷一乾隆壬申以前

家居作卷二壬申第二次出游安徽蕪湖至河南固始

作卷三自癸酉迄戊寅在濟源河內等縣作卷四自戊

寅南還已卯家居復游太康迄於庚辰作謹案庚辰不

孝生於太康太康河南陳州府屬縣戊子不孝甫九齡吾父偕

吾母嚴太淑人挈不孝歸蕭山是時西河莊老屋質

於人未贖借蔡氏祖姑家小樓以居吾父是歲仍游

河南旋從汝寧借李太守名之山東曹州府甲午遽終

官解不孝時季十有五矣事詳太淑人行述計依鄰下實

止九季此九季中繼祿童駮不識不知是以吾父立

身行已諸大端即有見聞亦未能心知為某言某事所

淡痛者尤在生不能侍色笑歿不能視玲斂此不孝舉

通於天一大事也稍長聞諸吾母與適山陰徐氏之

季姑母大指言吾父早孤依先祖妣郁太淑人

不離跬步勤苦入學乾隆十五年于文襄公視學浙江

次題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

族兄以除先生謨吾父墓志云宗炎童子師沃先生

府君亦師之先生言府君少通敏入縣學有聲宗炎讀

府君蠶餘小艸詩古文皆有法度沃先生之言猶信

教讀養親屢試不中前妣蔡太淑人早故壬筆耕有

季乃克以菽水餘貲繼娶吾母八叔父風堂公諱習

勤歐血季二十五未娶而亡辛未家益窘無以供膳羞將

往蕪湖從姑父萬青公之兄笠山先生謀腆脩之館

為薪米計初次衝寒出門所持惟一雨蓋一被包一錢

帑而已痛言至此輒相對嗚咽流涕又聞族中伯叔諸

兄泉父之輒多偁吾父事親孝撫弟悌惇睦宗戚



交友以誠族兄以除先生誤吾 父墓誌云宗炎六七

歲時聞先大父言府君歸葬祖若考不周於財質所居

而以室行厚於孝務其大者也又聞吾 父門人蔡東

甫名震同縣人言吾 父束脩之饋盡以奉親親歿後歲寄

家不過四五十金其餘分械故舊貧乏者見吾父墓誌嘉慶己巳

不孝奉吾 母嚴太淑人靈柩自閩還里適東甫亦從

山左歸不孝面問吾 父遺事東甫手書示不孝曰吾

師館穀甚豐歲得六七八百金不等聞太夫人在堂時

盡數寄歸奉親及償舊欠違養後每季僅寄四五十金

家用其餘凡貧親故交有求必應逢節支脩必劃出百

餘金逢季必劃出二百餘金開一單或二十兩十六兩

十二兩十兩八兩六兩四兩二兩命震照數稱準每平

加重七兩八分或一二錢不等震恐稱折師云許汝開銷

一二兩短平蓋我送貧苦親舊旅費十兩二十兩不為

多偶短一二分轉非戚友之意故必加準而後封之震

追隨三季每逢季節皆如此震乾隆三十六年春隨師

起至三季八季家貧親老聘婦未娶吾師力促南歸畢

姻震以乏費為辭吾師即出朱提百兩命震歸娶震以

豪無好送汝何設當此重惠師云汝助我一季鈔寫例案

我本欲送汝五十五金一季此五十金即作本一季之脩餘

五十金俟汝明春來豫再助我鈔寫又可作一季束脩

也吾師慈祥體恤報意不許則皆謹誌弗設忘及讀是

再辭震感甚只得拜受而歸 編自敘知吾 父季十一 先祖考通議大夫爾梅府

君即見背雍正甲寅 先祖妣哀毀臥疾十餘載家計日蹙 不得已別親出游佐治梁豫 先祖妣旋復即世乾隆壬申

讀丙子臘月十五立春詩敘云是日為 先慈周甲之

辰亦不肖試嘯之夕五更念及百感交縈又讀春日書

懷詩云弟在吳山北兄來越水西怨隨春艸長望斷草

午郭星履不與 卷四 三

雲迷又云親老難為客家貧又喪妻祝家伯母何太淑  
 人六十節壽詩云慙媿俯觴無一獻柏舟歌罷頌岡陵  
 祝家楠友兄五十詩云予季嗟行役遙天晉一厄賀蔡  
 廣琳表兄新婚詩云風來閨苑歌聲緩月到蘭房春色  
 濃擬赴西脩今脩武縣一晤徐萬青妹倩因阻雪不果占此  
 卻寄詩云殷勤重訂約當在麥花初輓韓中岳詩敘云  
 靈前月冷琴匣猶懸赴奠悽然如聞遺響送篋龕山歸  
 吳興詩云一聲歌罷陽關曉何日樟亭又繫舟河陽寓  
 中寄懷張是公詩云天涯數知己京兆最為真作客經  
 三載論交第一人許浩存先生名然太康人審其圖章字熙南浩存蓋其號

跋是編云閒攜拙稟求正王子即推心相與刻意裁成  
 無一豪世俗拘其友道如此不易得也不孝詳釋敘文  
 及以上諸詩及許跋足徵吾父早季失怙孝母友  
 弟至於睦嫻至於任恤皆藹然流露於言表與吾母  
 姑母諸父諸兄父執門人疇皆告曉之言合又讀自敘  
 知吾父自先大母即世不復知宇宙間有適性陶  
 情之舉又讀恭和御製題國學瑞槐圖六韻詩曰  
 聖澤蘇靈榦重榮起晉賢艸茅覘瑞象餘蔭想家  
 傳云云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也讀賦得桂林一枝八  
 韻得枝字詩曰獨步秋光好瓊林擢一枝高擎標格遠

特立吐芬奇又丹心恆不貳朗質本無虧云云則清高之氣孤挺不羣也讀賦得王道蕩蕩八韻得平字庚辰會試

題詩曰縱橫章亥步正直古今程又梯山來百粵航海

貢千城禹甸周無外堯天大莫名云云則頌揚之體冠

冕軼倫也讀賦得冷露無聲溼桂筍詩曰乍淡乍濃香

滴漑非空非色影清筍解得化工珍重意一枝折取護

冰紗云云則高標之志骨重神寒也讀賦得明星惜此

筵六韻得參字詩日照出離人思懸將遠客心清輝縈

坐久疎影漾杯淡柳外房猶駐爾雅釋天星名天駟房也筍前斗其

斟云云則晨星之感春樹暮雲也讀過太湖詩曰陡然

一陣捲黑罡日滾湖翻天地黃衆壑羣峯杳難辨但聞

耳畔聲浪浪東船西舫盡踟躕有客烏烏向隅哭我獨

凝神飲百杯一葉飄蓬任所逐醉踏船頭仰天叫混沌

未關應絕肖舟子倉惶呼禁聲恐怖魚龍出波跳則翰

林工部摩天擺雷也讀折桂行詩曰手挽銀河曳紫衫

翻身直上青雲裏何處香風冉冉來廣寒侍者司筍使

纖手擎將贈阿郎阿郎笑攤歡無似君今北去鏟天葩

我亦南還戰綠螳相期春暖桃筍津共看龍門躍金鯉

九天閭闔重重開與君聯步朝 天子則開府參軍

清新俊逸也它若登鳳凰山西湖觀荷吳山夜眺詠梅

二律和元人韻詠梅三十絕和韻舟抵蕪湖贈金谿周克非固始署中和維揚喬拙存喜雨原韻除夕和粵亭董默承韻題武林屠序南小照詠畫眉祝張母王太孺人六十渡河題玉川官署畫屏龍潭寺題許繹堂明府畫中愛寵圖十二絕游月山寶光寺許良道中賀汜水陳明府胡太孺人八十賀遂刺史壽題潘母松筠績教圖注云令子為鄰縣令閨春二十四詠和韻以上諸詩或誦惠美頌或諷諭揚風或倡酬揜雅或登臨鋪賦或觀圖取比或詠物託興莫非發乎性情止乎禮義淡得六詩之旨與自敘言 先大父教以字學音韻與夫風騷近體歷

朝趨尚之別且命之曰讀書不讀史則與聾瞶無異能文不能詩則又俗氣逼人及吾 父自言適性陶情無不合而吾 父聰聽彝訓服膺不忘形諸筆墨著在簡編塙乎可信則平生懿行嘉言可法可傳事事凜遵先訓有明徵也惜壬申家居以前庚辰太康以後別無一紙遺畱正如吾 父自敘所傳皆日蠹餘始盡者亦并去此無之為可慨也又聞姑母言姑父久幕河南歷山先生在蕪湖辦關多季後將去關訪姑父故汝 父聞汝 祖母訃奔喪歸既殯欲往河南行李困乏仍由蕪湖約與同行及讀是編自敘有萍轉梁豫 太夫人

旋復卽世家遭多難奔徙靡安之語又有壬申過太湖  
 遇風從茗水買舟抵蕪湖由蕪湖過巢湖歷廬州六安  
 至固始署中度除夕及癸酉元日諸詩迺知此第二次  
 出游重赴鳩茲卽蕪湖偕笠山先生之中州暫畱固始益  
 習申韓之學今家藏律例箋釋三十卷皆吾父據舊  
 本手鈔字畫端楷無一筆潦草蓋前次游梁及此次在  
 固始所錄是歲渡河就濟源許明府繹堂之聘甲戌乙  
 亥皆在濟源第三卷有畱別玉川許明府詩敘云余在  
 許明府幕邸三季丙子春公將調縣河內  
 余以故辭以此推測是時許明府有洛陽之役吾父  
 知之玉川在濟源余以故辭以此推測是時許明府有洛陽之役吾父  
 偕行蓋明府奉懷慶本府檄有事於河南府故紆道由

偃師洛陽至同郡之孟縣孟縣有河陽驛至此而後事  
 竣讀叩馬鎮謁夷齊廟在偃師軍行洛陽遇雪河陽差竣  
 諸詩可知也丙子吾父離濟源讀畱別玉川許明府  
 詩敘云余在許明府幕邸三季丙子春公將調縣河內  
 余以故辭折柳依依誰能遣此卽用其畱別玉川之韻  
 口占二律以誌別感第一首曰勿效梁王說盡心四知  
 自足卻懷金政期簡約還淳古獄貴持平證近今則平  
 時交道接禮相與有成可見也第二首曰忍別盧仝烹  
 雪地愁唵李白踏歌詩又云此去覃懷須努力龔黃懋  
 績正相期則當時臨別贈言頌不忘規可見也吾父

既於丙子春辭許公河內之訂攷是編丙子臘月立春  
 詩曰願得陽和偕如許整鞭歸去葬吾 親此詩未詳  
 作於何地據許先生跋云戊寅冬識王子魯堂於河內  
 官署瞻其風采聆其言論心竊異之余以萍蹤落落留  
 滯河陽而王子復南還吾 父題許十四公子行樂詩  
 有我亦南還戰綠螳之句此許十四公子蓋即許明府  
 令嗣以此詩及許先生跋語證之似吾 父始卻許公  
 之聘其後許公復延至河內但未審是否丙子秋冬抑  
 或在丁丑耳戊寅冬吾 父遂由河內南還營葬且為  
 明季鄉試計讀滁州道中詩曰一入滁州道羣峰面面

環五更盤磨嶺匹馬度關山憶戊子歲吾 父之挈眷  
 而歸也復取道於滁 不孝 時雖九齡頗喜觀覽山水吾

父坐籃輿 不孝 即坐鄰前或逢險峻必抱持之行十

餘程 不孝 正在輿中眺望瞥見四面皆山肩輿者忽盤

而上忽盤而下如是者數矣每上吾 父輒抱 不孝 俛

每下吾 父輒抱 不孝 仰當時不知何故并不知何地

讀此詩迺知是過滁州屈盤磨嶺也其時吾 父口若

吟哦不知即是諷此詩抑或別有歌詠 不孝 蒙昧未能

請問也迨戊戌 不孝 十九季矣家故貧思讀 父書往

山左結伴者皆游中州迂回從之亦取道於滁重經是

嶺風景依然音容已邈

不孝

默誦此詩不禁潸然涕綆

焉此詩之後次之以夜渡楊子江又次之以頌越州張

太史

詩敘云蕭山羅家山有關縣脈為射利者日尋斧鑿太守檄飭禁止詩以頌之

又頌蕭山

梁明府皆歸涂抵里作也已卯吾父家居質屋族人

葬先曾祖考通議大夫斯美府君曾祖妣蔡太淑

人於縣之瓜藤山先妣蔡太淑人殯於側又葬先

祖考爾梅府君祖妣郁太淑人於縣之螺山八叔

父風堂公耐其秋鄉試不售拮据裹囊偕吾母之河

南僦居太康縣與許先生結鄰吾父有酬太康許浩

存賦贈原韻詩曰卜居仁里欣安堵即指此蓋戊寅晤

言河內宿有成約云庚辰吾父居太康是編賀許浩

存六十和浩存小院梨花原韻春日偕陳秉兄郊外看

桃花芍藥和韻紅藥和韻苦雨和許浩存韻望後小晴

復雨疊前韻諸詩皆是季作是季二月十七日不孝生

吾父有生子誌喜詩曰兩世愁形隻今纔得一兒賢

愚雖未判頭角頗爭奇啟後餘經史承先在孝思應知

母難日正是汝生時不孝每讀是篇不自知聲淚之俱

出也又讀春暮添丁小飲許浩存以詩見謝依韻酬之

至末二句云多君為我宗祧重頻寄連篇白雪章嗚呼

此不孝生而彌月吾父與許先生酬倡之作所以期

望不孝者如此其鄭重而不孝未之能副也痛哉通繹全編吾父性情之孝慈言行之忠敬遭遇之屯遭襟期之曠達可以意逆得之者如是而止嗚呼孔庭幼趨罔知二學之對晏楹管納莫發四窮之書痛哉不孝又聞諸吾母當不孝三歲時患痘甚危已不治矣以胸尚微溫移置室旁壁下未收也吾父咨嗟絜日寢食皆廢適舊識委員謝公者乘便過訪茶話閒見吾父色若不豫問知其故曰吾頗諳痘證試觀之導之壁下觀周眎良久曰無妨也壁下得土氣甚善切勿遽動出而書方曰煎此取小匙少少飲之別用苾艸膏傅額閒

不數日當見效試之信然吾父乃喜往酬諸寓則已行矣至今不孝兩額閒有紫黑癍如錢大每病恆跳動癍益顯是苾艸膏之驗也不孝猶憶居太康時許宅正門東向終季扃有石獅子二分列左右出入由左一門入門數十步左又有門北向入門數步又一門向東門內院頗寬南牆古槐青蔥彌望院北瓦屋三間南向卽吾父僦諸許氏者中爲小堂祭祀於斯賓客於斯饋粥餽口亦於斯左閒吾父母居之不孝生於此也右閒以處婢堂下之右艸屋一楹僅堪設小竈時有二婢皆蕭山人蓋吾父第二次出游時隨吾母至太康



者院左向東之門外又有小屋一間居僕與其婦僕曹  
 婦苗皆汴梁人吾父初次游梁曹已隨侍十數季舊  
 僕也寤居無事不孝纔四歲輒令負至南關外捉蚱蜢  
 吾父知之不許不孝往曹僕乃自往捕之每下午必  
 取四五蚱蜢歸供嬉戲焉其人樸誠肥而嗜酒吾父  
 訶禁之無悛容亦無慍色憶不孝戊戌往山東曹縣從  
 蔡東甫兄學刑名家言枉道汴梁物色得之老矣見不  
 孝叩頭痛哭不孝哭掖之起語及太康幼時事又相泣  
 不孝詢其隨吾父在曹州吾父得病緣由臨終有  
 何遺言及衣衾棺斂狀則又相向相號咷久之乃已汴

梁至曹縣四日程因託渠伴而往則唯唯沿涂服事甚  
 謹時不孝雇獨輪車無篷兩旁各容一人臥不可坐不  
 孝臥於右左載行裝一人從後推前無輓者曹僕步行  
 不孝閱其老也行數里不孝下車使之上臥約曰吾與  
 爾迭下而迭上爾從吾言吾心乃安則不不北方人言  
 布固讓之堅執不從既至不孝依人讀律渠老且有妻  
 子累勢不能久畱對泣別去迄今思之猶耿耿焉吾  
 母又言不孝捉蚱蜢之歲癸未是秋吾父就洛陽毛公  
 師灝聘毛公字幼梁餘姚人籍順天乾隆辛酉鄉曹僕  
 隨行畱其婦與二婢侍吾母冬吾父書來命不孝

來季上學及開歲甲二月不孝讀書於太康典史毛公

師沆官舍毛公即洛陽明府弟後舉獲大名府段文晨

往晚歸蓋吾經案內要犯徐克展超遷知縣見邸鈔父有書與大毛公託之教讀者為周先

生名字授不孝百家姓畧成誦時啖以果餌它日先生

長太息不孝遽問故先生曰得家書少錢用耳則對以

前日吾不孝父寄銀來學生歸告吾不孝母明日持來送先

生先生笑止之曰無庸也不孝在太康可追記者僅如

此明季配吾父來太康畱數日同吾不孝母赴洛陽不

孝已六歲嬉戲如故每見毛公坐堂皇常跳舞於其側

毛公淡苦之告吾不孝父吾不孝父立呼不孝至欲笞之不

孝 嘯毛公勸而後已嚴戒嗣後勿復然一日毛公戚友

拆銀封於內堂當時不知何事後思之蓋河南民有願

生者亦吾開完納錢糧遵行自封投櫃之例父門人取銀一小塊給不孝不孝呈於吾

母吾不孝母告吾不孝父吾不孝父大怒摔不孝投諸地訶

曰汝一小兒無志氣如此大時可知取門關撻之且撻

且訶吾不孝母遮護泣求饒乃罷立取銀拉不孝出至願

生所正色責之曰此事不獨吾兒可恨汝為人辦事此

何等銀設私與吾兒即此一端汝其尚可問乎擲銀徑

出願生隨至館頓首謝吾不孝父不與言遲之又久吾

父色稍和乃命起復諄切告戒願生諾諾而退一日縣

有疑獄吾 父閱囚供愈疑之入室色憂不言而尋飯  
吾 母詢知其故曰婦人不曉例以理論當重即重如  
疑似宐從輕勿枉殺人爲子孫留一碗飯吾 父以爲

然此事不孝者詳見吾母行述因從輕屬藁成毛公意

不合請更之吾 父與往復辨論公固執如前吾 父

曰如是吾不可以處此矣吾不能更爲即日遣曹僕賃

寓舍遷行旒毛公聞之衣冠詣館謝不敏再拜曰吾過

也案從先生辦願先生留吾 父固辭毛公跪以請且

邀同事其來留案遂定又一日吾 父命不孝背諷千

家詩南征篇天已曠黃矣忽一吏抱文書入白事移時

逡巡出衷中金置案上口譟改聲微不可辨惟見吾

父勃然怒擲金於地鏗然有聲呼僕請毛公僕未即至

吏齮齶以頭觸地無容吾 父曰官來爾身家不係吾

不忍以一肯使汝身家不係遂止僕而叱吏抱贖拾金

出不孝從燭光中竊視之其額紅且腫矣然當時亦未

知何故也今家藏吾 父九思圖繪九鷺絲以自警由

是知吾 父於視聽色貌言事疑忿見得九者終身瘰

癩淡長思即此數端可互證益明矣不孝在洛陽可追

記者僅如此嗚呼吾 父正直廉平生平類此者豈止

於是惜乎季穉無知不能徧觀盡識誤述 先美傳示

後人此 不孝 日夜盡然痛心者也訶吏擲金事已載吾

父墓誌誌體宜簡絜未詳敘叱吏干請之狀故復據

是時在笏目擊情形覩縷書之於此焉墓誌又載洛陽

嫠婦張被殺一事上蔡民張四婦投繯一事備竊主藏

銀百兩一事皆得之蔡東甫所親炙 不孝 已不及知則

其它犖犖大者聞見挂漏更不知凡幾矣 嘉慶己巳不

詢吾父佐治時遺事東甫手書所記憶者此三事其

下云諸如此類平反之案不知凡幾惜震相違已三十

能表揚吾師於萬一且吾師自奉儉約敝衣舊帽相對

貴官長者處之泰然而當道中益加敬服震隨三季自

汝寧南歸畢姻滿望師弟相依為日甚長不意震回家

之後李太守調任山東曹州府曹州事倍於汝寧而自

豫之東寒天跋涉到曹後吾師即因病不起孰意汝南

分手之時即為師弟永訣之日傷哉東甫於是季患腰

疽遽猝竟不得復往山東檢尋廢麓舊牘以益彰吾

父之潛惠幽光尤足傷也東甫事親孝與 吾 父在洛

陽首末凡六載 不孝 八歲 丁亥 弟 嵩 生而殤九歲 戊子 返里

門吾 父是秋復游河南乾隆三十三年也逮三十九

季吾 父旅櫬自山東還蒼猝不得墓地暫與 前妣

蔡太淑人合殯瓜藤山厥後 不孝 宦游福建遷延不能

歸直至嘉慶十四季吾 母嚴太淑人壽終按察司署

不孝 奉匱旋故廬覓求善地終不得越明季乃合葬於

先曾祖考墓旁餘地古人所謂抱孫葬矣嗚呼自殯

迄葬緩至三十六季之久丙舍蕭條淒風苦雨 不孝 羈

畱閩嶠展省曠疏此又不孝 擧通於天一大事也不孝

服既除蒙 恩旨重司閩臬無豪髮報稱又蒙

聖恩高厚不二三季 擢至巡撫應如何致身盡職稍

酬萬一迺素飧三載以藩司李賡芸自縊一案同聲附

和照部議革職回籍上負 主恩下違 父訓此又

不孝 擧通於天一大事也嗚呼為臣不忠為子不孝覲

顏無恥殘喘苟延如不孝 者尙何言哉因讀蠹餘小艸

追述吾 父一生守身務本安貧知命之大畧不自知

其書重辭複無復文從字順可觀覽者然不孝 更不自

知且葺墳溝壑將何面目見吾 父於九原也道光八

季十有一月晦日不孝 紹蘭 盥手雪涕謹書時季六十

有九

示兒百六字恭跋

右 綸宣府君諭不孝 守身養氣讀書學字手澤一紙

舊得之藏書裘中通共一百有六字前有明月清風我

等一艸堂 府君自為圈點自分段落凡四段第一段

云來銀二兩汝可收用我近日精神飯食比前更勝汝

勿挂念謹案 府君自乾隆戊子由河南挈眷歸里不

孝 方九歲是秋九月 府君復游河南不孝 隨吾 母

嚴太淑人暫偕 祖姑母蔡家小樓以居南街綠斗旗

時不孝從族兄德兼先生受業已丑以後府君每寄銀家用或賜不孝銀一兩或二兩常常有之皆於信中寫明未有特諭者此諭後署十一月十八日三鼓不言何季後又云東甫要對汝說聲東甫者府君門人蔡生也東甫於三十六季辛卯從府君習幕洛陽壬辰隨至汝寧府署癸巳東甫回里完姻是冬府君同李太守由汝赴山東曹州府甲午正月府君即捐館舍則東甫追隨在旁當是辛卯壬辰或洛陽或汝寧未設肥泆也猶憶府君游中州時曾寄棗子一小布包書云外坵永棗一斤可與大兒棗出永城因路遠不能

多帶故也不孝食之甚美其色白而無核由今思之蓋即爾雅檇白棗郭注所謂今棗子白熟者也第二段云汝今已漸長第一要管著自己身子讀書全在養氣不可大聲念誦最易傷氣且無益也謹案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又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又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聖賢大學問真本領豈季未成童民斯為下之人所可幾及府君所云第一要管著自己身子蓋有二端一則恐其登高臨深致有蹉跌一則慮其慢遊比匪入於下流也憶不孝八九歲時居洛陽署後院院旁

有小門其門兩扇皆有橫檔數層不孝一日用手攀援足隨以上至最上層失足墮地血流被面吾母急取門檔灰敷糝其上蒙以紬帨府君見之嘆恨良久此即恐其蹉跌之一端也不孝幼喜象碁之戲嘗於茶房中與童奴水火夫爭道譎囂府君或過而聞之輒訶責禁止此即慮其慢遊之一端也至於不孝讀書在洛陽皆府君口授自神童詩千家詩大學中庸論語至不患無位節小注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而止不孝不讀則已讀必高聲大喊每至面紅頸赤書仍不熟是以有大聲傷氣之論又憶其時府君將出見客諭云汝

在此理書等我回來背誦不孝未曉何謂理書即將讀過書本依次理好放於几上俄而府君自外來問書理未不孝捧書以進府君視之大笑其童駭有如此者第三段云但將字畫學得端正汝其知之謹案書有古文籀篆隸楷諸體惟楷書為學者所同尚舊傳永字八法謂側勒弩趯策掠啄磔也側即永點勒即永橫弩即永豎趯即永鉤策即永挑掠即永撇啄即永拂磔即永捺合此八者而成永文故云永字八法此學楷要訣府君特舉端正二字以教不孝蓋端者不偏之謂正者不倚之謂不偏不倚實與側勒弩趯策掠啄磔八字

相發明由今思之中道本平平無奇淡惟之而千變萬  
 化皆由此出神而明之自蔡蘇黃米上追歐虞顏柳以  
 至鍾王其實皆不過端正而已 府君見不孝從幼習  
 字及後來稟信所書大抵多欹斜傾仄故勉以不偏不  
 倚然仰窺微意似亦不專謂字凡立身行己之方皆由  
 此舉而稽之耳猶憶不孝居南街小樓辛卯時因皮帽  
 蠹壞於家言中稟請賞給新者彼時不識蛙字見孟子  
 覺鐘注內有鑄字寫作皮帽已鑄 府君覽之笑謂東  
 甫曰以鑄代蛙也算虧他後東甫歸面語不孝者此則  
 匪特字體不能端正而已也第四段云我明季冬初一

準回來汝可安心待之謹案 府君所諭明季未審是  
 何季然 府君戊子秋復游河南己丑得寄回家書內  
 有悵望江南詩十二絕第七絕曰悵望江南七月天傷  
 心乞巧小樓前夜闌曾訂三季約肯負明星瓜果筵第一  
絕云悵望江南正月天家家爆竹過新季後二句失記  
第二絕云悵望江南二月天清明簫鼓盪湖船紅裙舊  
龍飛蝴蝶麻經新瑩哭杜鵑第三絕云悵望江南三月  
天桐粵拂露柳含煙河魚網得銀刀美換取春醪不用  
錢第四失記第五絕云悵望江南五月天端陽蒲艾插  
門前龍舟會鼓歸來晚愁煞蘭湯浴罷眠第六第八第  
九第十俱失記十一月代以復攷此詩云三季約以戊  
月十二月代以臘月詩亦失記  
 子秋計之至辛卯秋為三季明季壬辰又明季癸巳東  
 甫回里 府君同李太守在汝南於戊子三季之約已



踰兩載矣此諭云明季冬初一準回來 府君本擬癸巳與東甫同歸因李公強留不允故諭云明季冬初又以舊約久踰欲慰安懸望故諭云一準回來然則明季者蓋壬辰之明季壬辰東甫在汝未歸故諭云東甫要對汝說聲以此證之諭與絕句所約並皆符合是此諭作於壬辰也迨癸巳東甫歸里後李公忽調山左又必強與偕行遂致明季回來之諭竟成畫餅而是冬由汝往曹遠道風霜勞塵鞅掌甲午正月廿有二日遽易簣曹州官廨 不孝 時季十有五矣生不得侍湯藥歿不能視玲斂尚猶覩顏人世嗚呼痛哉猶憶時季夏五月

府君靈匱抵西興

山陰舊友聞人先生其名失記時在曹州因護送靈輻沿途照料旋里

可感也 聞信 不孝 偕東甫倉黃往迎見聞人先生得 府

君手書遺命開函讀之云我因心力交瘁看來不久於人世大兒尚幼要知他的讀書總是無益不如開一小店度日汝母子能與我掙氣我死亦瞑目矣伏讀未完號咷狂叫昏暈舟中即日奉匱以歸事詳蠹餘小艸跋厥後服官福建書笥畱家歲久即此臨終絕筆亦不知煙銷羽化於何所而勵存此一百六字之遺諭也痛哉痛哉道光十四季歲在甲午三月下浣 不孝 紹蘭 謹跋

并書

時季七十有五計府君考終花甲正周矣為之慘然又記

十波羅蜜一般舟跋

梵書波羅蜜等言到彼岸十波羅蜜一布施二持戒三  
 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智慧七慈八悲九方便十不退  
 柳子厚南嶽和尚碑般舟道場注云般舟和尚蓋曰悟  
 也雞窠小兒題

說文舟部般辟也象舟之  
 旋从舟从夂所以旋也

許鄭學廬存稿卷四終

428  
97

終

